

雙

重

記

衣之序
著



子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4712B



影 小 雲 眼

雜記自序

余自束髮受書，讀正課外，卽貪閱小說。於今有年矣。所寓目無慮數百種。每閱一種，必深求作者用意之所在。有得之者，有不得者。父師屢用爲戒。爲妨。正課亂思慮甚，且引入歧趨也。則又秘密閱之。嘗倣爲一二，猶不敢出以示人也。旣而以示同學之最知己者，或以爲可與。某某比不信也。顧近日見解稍有不同於曩昔者，則飽受種種感觸。一切頗思不隨流俗之好。尙爲好尙而欲略培獨立之性質者，不自知其力之不逮也。暇乃以所聞明師益友之論議，深儲於腦海之中，融而化之。雜以己意思，有以發之於文字間。事冗未及爲也。適有最近之奇聞軼事，以供余筆墨之驅使者，友謂有之。然姑俟後述。惟有一事，則爲鄉先輩某公所稱述者，其情跡至可念，乃一一爲余告。

余諦聽之不倦。蓋爲清宣宗朝事。相隔已八九十年。卽今所草雙雲記是也。友又曰。子可先以小說體演繹之。待子書成。余且依據之而譜爲傳奇。其中脚色配角。可算完全矣。友蓋工爲詞曲者也。余應之曰。諾。因思言情小說。舍閨房兒女之私之外。往往無一語及於其他環境者。則至局局矣。亦何怪讀之者以爲一覽無餘。而使小說之價值日益低乎。余邇來對於社會之現狀。交際之故態。世道人心之趨向。有蓄於中。而不能默默已者。遂欲借此酒杯。一澆塊壘。而亦以一變言情小說。千家一律之面目。庶讀者有所感觸。不誤入歧趨。則文字之爲罪。或可免乎。此則區區之苦心。又當爲學者告也。眠雲。

自序於心漢閣。

言情小說雙雲記目次

著者小影

自序

- 第一回.....清課
第三回.....述夢
第五回.....拯友
第七回.....話別
第九回.....館甥
第十回.....南還
第十二回.....悼亡
第十四回.....讒間
第十三回.....重別
第一回.....清課
第二回.....夢游
第四回.....構陷
第六回.....訂婚
第八回.....南還
第十回.....悼亡
第十二回.....讒間
第十四回.....父喪



第十五回……起用
第十七回……截髮
第十九回……西征

枕亞跋
逸梅跋

第十六回……奪婚
第十八回……寄女
第二十回……鏡圓

小言情雙雲記

著作者 松陵趙眠雲

評校者 海虞吳雙熱

第一回 清課

蓬水壺山路未遙。

一吹天外紫雲簫。

莫言波折尋常事。

紅淚斑斑認碧綃。

余草雙雲記。發端卽吟七言絕句一首。以贈我書中主要人物。惜辭也。亦幸辭也。有清在道光中葉。猶是和聲鳴盛之時。官京師者。大抵挈眷同來。有春暖鳳池之樂。又且人才薈萃。雖地北天南。往往聯姻訂盟。玉成眷好。或以氣節相敦。或以文章相契。或重詞林之聲價。或藉臺省之風威。各親其親。各友其友。氣誼固極。一時之盛矣。楚南李主政長年。字壽門者。與上黨金侍御乾。

惕爲莫逆交。金字健若科分比壽門稍前年亦差長於李相知旣有素。金侍御以奉命出都。查辦滇省參案。將出門移其室寓居於李壽門家。金惟一妻一子。家室蕭寥。以是託其妻子於其友。而後萬里長征。心無罣礙。計甚得也。金子名龍瑞。字雲士。年方十二。頗聰慧。本延師課讀於家。旣以遷入李寓。遂辭館師。而師李氏之師。李無子。有一女名筠。字倩雲。少於雲士一歲。於是兩人同筆硯焉。女甚敏。師盛譽之。及金子來。師又譽之。以爲一時可並稱瑜亮。因謂壽門。惜女公子乃不櫛進士。不然。他日名場角逐。必爲金郎勁敵也。壽門亦深喜雲士才美。至舉止端雅。謂有是父必有是子。洵是金家千里駒。可爲吾友慶也。師爲川中名孝廉。姓祝。名子長。計偕北上。試春官下第。遂留京師。以座主汪漢槎侍郎薦膺此席。初意卽欲出都。侍郎勸其下帷加功。以期再試獲售。蓋亦才士也。顧性灑然。喜吟詠。不耽應試之作。又以倩雲乃女弟。

子帖括本非所宜。乃教之學詩。既而倩雲亦能韻語。雲士則習試帖等。李壽門謂試帖小技。不妨暫舍。而令與小女同學古今體詩。則較有興味。且學有本原。較之僅僅步趨五言八韻者。有上下床之別也。師擊節曰。此快論也。第恐金侍御或不謂然耳。壽門曰。否否。金君深於此道。昔嘗與我談及兒輩試筆。必先學詩古文辭。而後從事應試之藝。則落墨有古致。不同凡響矣。師於是命雲士倩雲同習吟哦。久之。涉筆均有前人意味。風朝月夕。雪後花前。不少彼此唱和之作。大抵卽景成吟。多爲天籟。師旣樂而忘其旅况之蕭寂。而李壽門對此兩兒。亦怡然有優游之樂。一日。壽門得舊畫一幀。爲紅樹秋山之景。自題詩云。窮山荒谷無人徑。有鳥來巢紅樹顛。別有吟情超物外。西風吹老白雲天。遂示西席。祝子長而索之。和祝卽題云。秋老深藏紅葉裏。興豪高壓碧山顛。孤吟策杖來雲外。落日餘霞散滿天。並命二生聊復和之。雲士

詩云。連峯獨寫高秋氣。潑墨無須仿米顛。萬里長空雲斷處。一行征雁入南天。壽門與祝師皆極口稱賞。以爲意有關合。不忘乃翁遠役滇南。有題雲思親之意焉。倩雲亦題和云。一幅晴秋意無盡。宋元古法蓄毫顛。翻成繡本臨摹下。且待風相日麗。天師亦稱其得體。壽門笑曰。究遜雲士一籌也。雲士則曰。妹能畫能繡。不獨工於題詠。可稱三絕。非龍瑞所敢望也。倩雲則甚愛雲士詩。謂金哥每有所作。我必錄存之。細味筆意。實皆胎息古人者。閱者識之。雙雲之兩兩心儀。於此可見一斑矣。倩雲者。每分拾韻工夫。習畫學繡。壽門爲其女別營妝閣。延置女師。倩雲自書。明月笙歌紅燭院。春山書畫綠楊船。一聯懸之座右。簪花妙格。秀韻天然。一日其父至。見此聯。問何人之句。則曰吳梅村先生詩也。父曰。近觀梅村集乎。曰。非也。前至某姻家。見壁上懸有屏條。係寫吳梅材詩。愛而記之。故以書聯也。問能記其全首乎。曰。能。因背誦曰。

千章喬木俯晴川。高閣登臨雨後天。明月笙歌紅燭院。春山書畫綠楊船。鄙超好客眞名士。蘇晉繙經正少年。最是風流揮玉塵。烟霞勝處着神仙。父喜曰。汝之記問可謂佳矣。道書篋中有梅村集。汝既愛其詩可取而誦之。女曰。金哥前曾言其父健若伯父。酷喜梅村集。渠亦曾涉獵及之。惜伯父往雲南。帶以行。阿父既有此書。幸矣。兒當與金哥同觀之。聞梅村先生詩以歌行為最上。頗可頽頽香山長慶。未知然否。父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梅村集有云。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爲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宮商。哀感頑豔。一時尤稱絕調。其流播詞林。仰邀睿鑒。非偶然也。云云。以是論之。當駕前人而上矣。子與金生能寢饋其中。所造必可觀也。於是二人又相與研究梅村詩。有時高歌朗誦。亦或恬吟密詠。朝斯夕斯。不知厭倦矣。祝師亦喜誦梅村集。因謂二生曰。江左三大家。雖並名於時。若

論人品心迹。則太倉實高出合肥常熟二公之上。梅村之出實以被薦迫逼。二親勸駕。恐一違朝命。或遭不測也。其後暫出卽歸。閉戶箸書。絕不擊心臚。仕今讀其投贈督府馬公督。及自歎一律。有足悲者。因檢出是詩爲二生誦之。案梅村之出。係馬督周柱所薦。其贈詩第二首云。十年重到石城頭。細雨孤帆載客愁。累檄久應趨幕府。扁舟今始識君侯。青山舊業安常稅。白髮衰親畏遠遊。慚愧薦賢蕭相國。邵平只合守瓜邱。自歎云。誤盡生平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松筠敢厭風霜苦。魚鳥猶思天地寬。鼓枻有心逃甫里。推車何事出長干。旁人休笑陶宏景。神武當年早挂冠。蓋梅村於乙酉歲南中召拜少詹事。僅兩月。與馬阮不合。遂拂衣歸里也。祝師吟誦二詩。恆歎歎欲淚。於是二生益敬梅村之爲人。而愛重其詩。

評雙熱曰。開篇以一絕句提綱。更以十數句之短論。楔出下文。頗極匣

劍帷燈之致。凡善作畫者，著墨無多，渾寫大意。作者之寫意，正復似之。看他只以三數行，做個開場白。文情則若隱若現。文筆則不蔓不枝。以視人之開口說話一車者，轉嫌辭費矣。

二人登場，敘述亦極簡括，說得乾淨，交代得明白。

官僚爲世人所詬病者，緣其一行作吏，輒便沾染氣習，俗不可耐也。李主政若金侍御，能於應試帖括而外，領會得詩古文辭，這個卻是雅士。夫吾人之愛詩古文辭，愛其古雅也。譬諸看花者，偶然於一覽無味之萬紫千紅中，尋得梅花一樹，未有不覺其色香之彌雋者也。此回別開生面，偏是宦家子女，偏是解詠耽吟，則閱者之視雙雲梅花不啻也。我唱儂歌，人胥爾雅，行間字裏，墨亦生香。作者以特殊的色彩，爲雙雲寫照，倘閱者於此等處，輕易讀過而不能著眼者，必其

人亦俗不可耐者也。

雙雲出場寫來乃極平淡。於兩人之貌。曾無一語恭維。而在閱者意想中。自然決定雙雲之貌必然不俗。正不煩作者爲之贊一辭也。令尋常小說家寫之。不免累累墜墜。說個不了。千篇一律。幾成印板的諛辭。則我殊佩雙雲記作者之不落恆蹊也。

第二回 夢遊

余書名雙雲記。爲金雲士李倩雲二人而作。閱者諸君。固無待贅述。而早知之矣。金健若侍御于役滇南。勾當公事。一時不及還京。不獨萬里征途。交通不便也。家書往往附摺差至京。亦數月始一達。書中述滇池風景。至悉山川道里。不乏紀遊之作。其外無非自述身體健康。客中食眠。尙稱安適。而曠雲士讀書勤謹。勿虛度光陰。且命其於摺差回滇時。可將一年來學力所至。及

其種種經過。詳悉報告。至於所查辦之事。則無一語及之。可謂謹密矣。每演中有書至。雲士必以呈視。李壽門伯父李謂而翁萬里壯遊文筆詩筆皆益矯健。江山之助誠不可少。蓋紀遊詩文。恆附家書以至。囑轉呈李伯父也。一日李壽門有事至山東。擬事畢訪其同年友某君。時方官山東某縣也。因謂雲士。我此次至魯省。欲一遊泰山。帶小女同去。子如有興。盍偕行乎。凡詩文皆須藉江山之助。昔司馬子長周覽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疏宕多奇氣。爾他日造就未可限量。不可不於幼年時植之基也。雲士大喜。謂願隨伯父同往。越三日。卽辦裝。既抵山東。他事畢。訪同年友某君。約與遊泰山。循西麓而上。觀乎靈巖。其狀如纍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其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蓋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靈巖寺在叢柏中。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

不可上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卽琨瑞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卽畫分南北之古長城也。緣泰山東麓以返乎泰安。留月餘。返京師。李壽門成岱遊草一編。皆紀遊諸作。而金雲士與其女倩雲詩亦附焉。倩雲有五言古詩一首。中四句云。見佛不拜佛。但賞千巖秀。甘受百磨折。還乞佛靈佑。壽門謂甘受磨折。乞靈佛佑。詩語不祥。後勿復作此等詩。倩雲唯。雲士謂妹詩實佳。大抵吉祥語必無高出庸衆。脫去恆蹊之意。妹意因貪看巖石之秀。而忘禮佛。自認罪過。故願受磨折耳。其實佛最慈悲。有此佳句。亦當賞愛。必不罰之。終且予以佑助。以妹之慧心。詎不想到。故曰。還乞佛靈佑也。以愚之意度之。佛亦不待乞靈。自有愛護下界善男子善女人之天職。否則自失菩薩身分矣。
〔按此四語詩。固不免成譏。而雲士一席話。於後文亦有無意中之激射也。〕
倩雲自遊岱歸。稍受勞頓。又以飲食起居多不適。臥病匝月。雲士一人在書

齋讀忽忽若有所失。課後卽至倩雲所。倩雲恆盼雲士至。一破岑寂。或談古籍。或說近事。或追論泰山諸名勝。以爲一閉目則曾經之地。歷歷如重遊焉。計此一月中。倩雲雖臥床日親藥餌。爲造化小兒奪其自由。顧亦無所苦。謂得雲哥日與周旋。差強人意也。居無何。其師子長之兄來京。從其外舅內調也。邀子長去叙闊別之衷。假館事十日。雲士本與師同下榻館中。至是益寥寂。乃亦隨其母以居。母奉大士像。喜誦經。日焚香禮佛。雲士常聆母訓。亦甚信仰焉。一夕睡至半宵。忽入夢。恍惚若大士自蓮座下。以塵尾引雲士去。囑之曰。爾自遊岱歸來。日夕依戀此境。意倘甚願重。爲一度之遊者。今我護爾去。可再遊矣。伴爾遊者非他人。卽前者同遊之李倩雲也。雲士聞此言。心甚喜。一轉瞬間。已失大士所在。鼻觀中猶拂拂有餘馥。在踽踽行未半里。隨徑而轉。芳林之外。兀然一亭。亭中有一人。方倚檻。注視池中。僅見其背。稍近。固

倩雲卽呼倩妹，則應聲而轉，嫣然笑曰：「大士引余至此，囑稍待，謂哥將來同遊佳山水。」因見池內錦鱗游泳可喜，故厲目耳。雲士曰：「遊佳山水甚佳，與得同遊更佳。」得大士爲引領指導，何修得此？雖然，勞妹久待矣。倩雲曰：「否，來此不過須臾閒耳。」兩人卽在亭中小憩片刻。倩雲曰：「大士旣導我兩人至此，何以忽不見？」祝先生與我父又無一人同來，無論所至古蹟名勝，不得其詳。萬一遇他，故我兩人年皆幼，不能爲倉猝之應付，將奈何？不如且回去，異日隨我父同來，且帶僕人，始可放心前遊耳。雲士曰：「不害妹得母以前者岱遊歸來，遇疾致爲驚弓之鳥乎？去歲天寒風雪載途，宜有此。今已春和景明，無他慮矣。放膽前行可也。」且大士導我兩人至此，可保無變故也。倩雲點頭，遂相與前行。仄徑小橋，春泥路滑，雲士必握手扶倩雲徐步而度。倩雲病新痊，常露弱不禁風之態。雲士口占詩兩句云：「相扶窈窕花間路，便作雲泉世外仙。」

倩雲曰我經行此路心方突突作跳不能爲詩雲哥可謂好整以暇矣雲士曰偶然成吟須俟歸去足成全首也既而至一山村碧澗紅橋人家三五棠梨始花春禽飛鳴其間似此仙莊殆不復塵世所有遠山微青近山深綠麥隴東西盎然生意農夫漁子時或遇之皆若深訝此一對璧人殆從天而下者頗有武陵漁父入桃源光景幾幾惹動村中人咸來問訊矣倩雲曰遠過之彼中人將圍而來觀雲士乃卽扶之過橋轉出谿外石橫路側淨潔無點苔相與並坐石上雲士曰似此山明水秀之鄉半耕半讀異日得與妹偕隱於是真成世外神仙於私願足矣不知妹亦愛此中佳境乎倩雲曰此境誠佳但雲哥華國高才自當騰躍天衢飛翔雲路寄跡鳳凰池上圖形麒麟閣中皆意中事亦分內事也豈宜一邱一壑自同山澤之臞半郭半村乃有烟霞之癖雲士曰不然今之求富貴利達者皆東郭墦間之丐者耳稍存直道

輒格不行。我視京洛風塵，直等諸苦海波濤。祝先生亦嘗有言：人生貴適志。不當隨人爲耳目。聞先生不復再應禮部試，將去此而歸。或周覽名山水，得適其志者以寄跡焉。此亦妹所知者。明師良訓，我能弗念之。語畢，復前行。則入山矣。山路稍崎嶇，相扶而上。經一寺，寺門即榜觀音殿三字。倩雲曰：我等當進禮大士。雲士曰：待歸來未遲，再轉出寺左。古樹枝枒，大石奇峭，下臨絕澗。風獵獵自陰厓生，卽欲廻步。忽一猛獸，狀類所圖之虎，張牙爪，直撲兩人。兩人急避之，遂雙雙墜入深澗。

■評■雙熱曰：言情小說不脫脂粉氣者，非上乘也。此回卻脫盡脂粉氣。不

寫雙雲於花間月下，不寫雙雲於鏡裏燈前，而寫雙雲作秦岱之遊。此雅筆也。第寫雲士日周旋於倩雲病榻，並不寫其若何溫存，若何膩愛，此又雅筆也。

此回下半寫一夢景。直類一幅水墨畫，以淡勝而不以濃勝。然吾人試瞑目玩索，夢裏一雙小兒女，同行同坐，言笑燕燕，呢極亦復豔極。好在作者淡淡寫來，脫又不脫，黏亦不黏，纔合擺來便颺開去，處處渾寫大意，不著痕跡。蓋無一筆落於呆相，亦無一筆陷於俗套。此當是作者極意經營處。

雙雲各於夢中互爲高論，而雲士謂今之求富貴利達者，皆東郭璠間之丐。語尤痛快絕倫。作者盡其文章能事，構此罵世妙文，固知雙雲不必有是夢。作者欲以楔下文耳。雲士亦不必有是言。作者欲以借題發揮耳。閱者如其信有是夢，信有是言，是則呆鳥而已矣。非善讀雙雲記者也。

第三回　述夢

東方已白。雲士一夢初醒。冷汗濕衣。驚魂猶未定也。轉側枕上。回想夢中所過之境。歷歷在目。因念此夢由大士指導而得。於我前途與倩妹關係必非無因。既念及此。又不敢以語母。又思此夢幸見示於我。若使倩妹而遇此夢者。不且驚斷芳魂。又將復病乎。是日起特遲。蓋一夢爲勞。體稍不適。又以躊躇幻想。兀不自安。欲語倩妹。恐警芳心。不如默默。仍望大士空中護佑。乃披衣起。盥漱畢。卽焚一炷香。拜於大士座前。暗自禱告而已。母以兒子亦漸知敬禮。觀音大士深喜之。不詰其何以故也。時尙在假。中午餐既畢。卽往倩雲妝閣。清晨至午。則在己室讀書。有時倩雲來。兩小無猜。無一日不會面者。是日倩雲又病。雲士至臥室視之。謂妹何以體又不舒。倩雲則欲言復止者再。雲士心頗訝之。既而曰。不當瞞雲哥。昨夜感惡夢。嚇得魂不附體。今晨頭澁作痛。是以懶倦異常。雲士急詢所夢爲何。倩雲曰。言之非一二語所能盡。

待妹少瘡。當詳告哥也。雲士暗暗稱異。遂略及他語。少坐即出歸至書齋。默揣得無與我所夢同乎。或者大士攝我兩人之魂。有所指示。則妹之夢境。自然歷歷相符。然則我明日當先直告之。此夢雖凶。後來終得大士慈悲拯救。於垂絕之地。倘先凶後吉。將來幸獲天相。未可知也。況倩妹慧心必有慧解。我來日自當與之一一證印。所慮他身體不卽就瘡。以多語致傷精神耳。想至此。又不欲遽與之質證。思朝起落。餐眠俱廢。母詰其故。但言感受春寒。明日起又特遲。母戒其勿出。以養疾也。雲士雖繫心倩雲。欲往晤之。又不敢違母命。越三日。倩雲已愈。來雲士家。時雲士亦已如恒。本思白母。欲一探倩妹病。妹來甚喜。倩雲謂今日刺繡女師。亦以事至姻戚家。妝閣無人。妹翻閱宋詩人某集。有疑竇。乞雲哥枉過。相與一析云云。蓋託言也。雲士欣然與俱去。既坐定。倩雲曰。聞雲哥體亦不適。何故。雲士曰。與君同病耳。倩雲曰。我以夢

受驚而病。哥何云同病。雲士曰。正恐與子同夢耳。倩雲聞此言。面微頰不語。雲士自悔失言。急急曰。我是夕亦感惡夢。當先說與妹知。因歷歷述夢中所遇。自大士引去。至與倩妹同過觀音殿外。每述一處。倩雲必點頭沈思。似曾經過者。然雲士益異之。因曰。妹所夢得毋亦此境乎。倩雲曰。然。雲士曰。不信竟有此奇事。倩雲曰。哥若不信者。以後遇險事。待我述之。我當時曾謂哥。我等當入殿中禮大士。哥以興方酣。當先探此山奇勝處歸。乃禮大士耳。使聽我言。或不至遇此惡獸。墜入深淵。雲士曰。奇絕奇絕。我意大士攝我兩人魂。示此夢。今果然矣。妹且一直說下去。看直至後來。有無異點。倩雲曰。我與哥墜入深淵。猶相與攜手不釋。以爲必死無幸矣。乃古藤盤綴如蛛絲。余兩人爲所牽繫。不及淵泉而止。余大哭。哥反勸余曰。勿哭。恐爲惡獸聞。或終傷我身。不如且待救援之。至我曰。誰來救者。曰樵夫野叟。以長繩懸下。我等可繫。

腰際。令彼挽之出險耳。哥又云。前曾閱國初某文家記毛女事。亦墜山澗中。絡於藤。採女貞食之。得不死。後衣裳皆毀。而偏體生毛。身輕能飛。往來山中。鄰有樵者。入山見之。相與語。得悉其故。歸報其夫。夫請樵者引至中山。既相見。挈之歸。仍食烟火食。不一月。毛盡脫落。依然麗姝也。因謂妹此閒惜無女貞子。無從得食。若不遇救。恐終餓死耳。妹回顧澗邊。饒山花頗芳艷。惜不知名。因語哥曰。哥適口占兩句。將無成讖。哥復誦之。失笑曰。雲泉世外仙。非餓死做不到。至云窈窕花間路。殊不稱也。方語間。又聞惡獸怪嘯聲。則又慄慄欲泣。哥亦驚悸不敢聲。旣而黑雲從東蔽天而起。風來撼壁。萬藤蕩搖。我兩人急相挽。手冷如冰。顧身猶在鞚韁架上者。然但口不能謳吟。止宣佛號。曰阿彌陀佛。救苦救難。南海觀世音菩薩而已。嗟乎險哉。此時已分必死。孰謂尙有今日。雲士曰。請妹竟說下去。果直至夢畢。無絲毫異乎。倩雲曰。妹述墜

淵狀與哥同否。曰同。倩雲曰。黑雲既昇。漸漸彌漫天際。忽耳邊聞異鳥聲。若鸞鳳之和鳴者。風亦薰然有暖意。倏忽間。黑雲盡變爲五色祥雲。雲中現大士像。冉冉而下。立於山石最高處。我與哥望見合掌。曰。救星來矣。乞大士慈悲援手。大士微笑揮塵。詔余兩人曰。爾等命中磨蝎。勿怨惡獸。今特來拯救。且合目。勿妄有所視。我且還爾固有也。於是。我與哥緊閉雙目。覺似空中有人提之直上者。耳中聞風聲。又似捷馳狀。足底有雲。柔軟若綿。少頃至一處。聞大士曰。歸歟歸歟。又似雲中墜下者。一驚而寤。則在床上矣。哥亦如是醒乎。雲士曰。然。妹亦曾思及大士。示夢於我兩人。果何祥也。吉凶焉在。倩雲曰。不必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雲士曰。妹高論甚佩。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我與妹今日一席話。雖謂之癡人說夢可也。倩雲曰。人生於世。百年亦一夢耳。何者是真。何者是假。況視天夢夢。不惟人。天亦夢也。夫知人事之無在非。

夢。則我與哥之夢。雖若可驚可愕。更當淡然忘之。其墜于淵也。不足懼。其昇於雲也。不足喜。哥以爲然否。雲士曰。是誠然矣。忽一婢來說。雲南有書至。夫人見召。雲士遂別倩雲歸。問母。知父已啓程。大約半年內可還京矣。隨展讀家書。略有訓誨雲士語。故母急召之來一讀也。雲士是夕。默念倩妹畢竟慧心人。審其因驚夢而病。又面有戚容。今日急欲一吐夢中所遇。而終乃以極曠達語解釋之。其意非真能曠達也。殆聞我亦病。欲解我愁懷耳。我幾爲之嘆過矣。慧哉妹也。雖然。我以後終當勸之入于真曠達。不忘大士臨別語斯可耳。

【評】雙熱曰。雙雲同夢相感。同病相憐。兩地因緣之可結而不可解。不言而喻矣。雲士說得一句。與子同夢。倩雲便面頰不語。則雙雲之心心相印。又可不言而喻矣。夢裏一雙人墜入深淵。而猶相與攜手不釋。

則雙雲之願爲同命鴛鴦。蓋可不言而喻矣。作者寫情實有意到筆不到之能。却較直說出來者爲耐人尋味也。

雙雲一夢。實乃全書之緊要楔子。而亦全書之影子。險阻艱難。安危生死。夢境所歷者。蓋卽人境所歷也。

雙雲述夢說夢。口頭雖極曠達。胸中却極委決不下。小兒女心事。寫來如畫。

第四回 構陷

李壽門未登第時。早著才名。尙聲氣亦常放懷詩酒。行誼稍不檢。又喜與人角勝。爲秀才日。曾爲他人牽連。受學使者之戒飭。既應試。仍列一等。覆試文有譏刺。學使者語。遂降劣等。學師爲之緩頰。學使者怒。曰。此子小有才。而道德不實。異日氣節必敗。我薄憲之。冀其有所覺悟也。爾母喋喋。學師不敢辯。

既而捷秋闈。登春榜。授主事。自聞學師傳述語。亦稍自歛抑。且都下人才薈萃之區。本非一鄉一邑比。故壽門自官京師。與前稍異。相知者爲慶。幸以爲德器之成有望也。金侍御健若。前輩愛才甚。相投契。亦時時進忠告。壽門頗信從之。及侍御遠役滇南。壽門失良友之助。又新締浮薄交數人。故態乃稍稍萌矣。某相國者。權臣也。意欲招致壽門。以金健若曾參某相國。亦惡之。置不顧。某相國壽辰。其浮薄交數人。屬壽門爲文壽之。初不應。再三瀆。情不忍却。乃勉爲之。旣脫稿。又強之同列名焉。文中小有譏諷。頗露鋒芒。嘻。文人弄筆。往往招禍。謹厚者決不爲。蓋公是公。非當大白于公衆。乃不失丈夫氣概。若借端激刺。因事譏切。心地既不光明。爲禍亦多不測。使侍御在京見之。必阻止之。而壽門不自省。方以爲得嫉惡之正誼焉。噫。誤矣。噫。殆矣。某相國閱壽文。大怒。訪知出李壽門手。又以前此招之不至也。益怒之。以語其門下士。

張侍郎。侍郎卽前主楚南學政。其行實不端。曾察及否。侍郎以前事告且曰。聞其在京。頗自斂抑。何乃復爾。相國曰。我必有以報之。侍郎默然。蓋張雖不悅于李長年。然爲人公正。故亦不附和相國也。而一輩趨承奔走于相國門下。冀得一垂青睞者。則日伺李短。以報於相國。相國謂毛舉細故。無當也。是時適奏銷案起。王大臣清查。虧帑四十餘萬金。部員侵吞者悉下獄。李壽門實無絲毫侵蝕。事相國授意查辦者。使列李長年名。遂同下獄。雖叫屈無有爲之申理者。往日交游足跡。不至翟公之門。可以羅雀。交情至此。乃見一家妻子。已爲罪人之孥。壽門在獄。自悔生平不謹。乃遭此禍。而所識多浮薄之友。采春華而忘秋實。是當自疚耳。夫又何責乎他人。壽門一日在獄中。偶思劉孝標廣絕交論。大聲誦曰。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巔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鷺。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

羣。皦皦然絕其雋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誦畢。旁有一人。慨然太息。既而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李君其勉之。無爲徒誦孝標語也。居無何。壽門在
獄中接家書。云其女公子病。勢頗重。正延醫療治。未知能速愈否也。壽門嘆
曰。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我旣陷身縲絏。家事固無如之。何語雖作達。心實悲
矣。蓋止此一顆掌珠。那不寸衷懸系。隔數日。又得家報。謂女公子病已有轉
機。惟尙須加意調養。謹防反覆也。痛定思痛。恨不得立刻一見面。要惟索諸
夢中而已。讀者諸君試思之。以倩雲一嬌小女子。罹此家患。那不驚斷芳魂。
此病之所由來也。此時憂愁驚懼。不獨李氏一門爲然。卽寄居李宅之金氏
母子。亦復憔悴憂勞。不能自己。大有休戚相關之誼。金雲士則時時以寬慰
之語。爲倩雲母女解憂。及倩雲病稍愈。其母亦以爲非金哥爲伴。則益增惆
悵。幸兩小無猜。本如兄妹。使之稍涉詞翰。以寫心憂。亦排悶之一法也。倩雲

悲傷之詩甚夥。記有十四字云：泣作緹縈思贖罪，化爲精衛亦含冤。語意亦可憐矣。其師祝子長嘗謀之汪侍郎，乞爲營救。侍郎巽懦，謝不能。謂某公勢焰熏天，誰敢披其逆鱗者？祝亦未如之何。惟有爲東君發浩歎而已。雲士則謂師曰：惜吾父尙未歸，歸則當必爲李伯父申雪沈冤無疑也。又曰：前家書言半年內可歸。今已三閱月，歸期漸近矣。祝師亦謂現惟有切盼令尊侍御公還京，他人則無可希冀也。雲士之所以慰倩雲母子者，亦以此爲言。倩雲又急催金哥發書告急，則曰此時久已啓程，半路無從投寄。惟有靜以待之而已。蓋其時無電報，并無郵政，書函往返極難。遠道往往有一年不能寄達者。昔人所謂家書到隔年，家書抵萬金，皆甚言其難得耳。萬里雲南，交通不易。自出門至今兩年餘，家書不及四五通。其難可想矣。

■評：雙熱曰：壽門以文字賈禍，雖非明哲保身之道，然其氣節及肝膽，自

是可歎。不得謂之文人無行也。凡人一行作吏。便生媚骨。權臣做壽方歌功頌德。趨承奔走之不遑。而壽門敢借文字以爲諷刺。此乃快人快事也。而作者乃於壽門有貶辭。似未免以成敗論人。愚以爲貢諛辭以求悅。此佞臣也。不加臧否。虛與委蛇。厥口作寒蟬之噤者。此庸臣也。壽門以諷辭開罪權臣。自是快人快事。身雖入獄。而名字香矣。

壽門入獄。交游坐視。友誼不昌。世情無賴。可哀也哉。壽門於獄中憤懣無似。皆誦劉孝標廣絕交論。此是作者慨乎言之之想。亦是作者淋漓悲壯之文。

第五回 拯友

李壽門繫獄久。盼金健若北還。又愆期。蓋半年內可歸之約。至是已爽一日。

忽得書。謂須展期五月。巡撫某公。留以辦某案。以爲非金乾惕不能清此數十年之積弊者。蓋疆臣特疏奏留。盛言其處理有才。決斷有膽。當今不可多得之良吏。且清風兩袖。尤足廉頑而立懦。疏至朝廷許之。特加三級。以爲廷臣。勸家書。卽附摺差至京者。因復書告以李壽門遭無罔之禍。切盼歸京。上疏爲之訟冤。庶得早早出獄。壽門得健若從緩還京之耗。益悶甚。倩雲至聞之而泣。謂金伯父不能卽歸。則我李氏何不幸至是。萬一巡撫奏署某缺。以酬其勞。則三年五載之遲留。亦意中事。將無索我父於枯魚之肆乎。雲士之母慰之曰。此不必慮。奏留辦案。已出特例。若京官不經朝命。疆臣無奏請署缺之例也。雲姑母鰣鰣過慮。此必無之事也。以問祝師。祝師亦云無此例。可忽慮。且一再奏留。亦屬未便。茲事辦畢。必還矣。所懼不能如期清了耳。然以金公才。必弗致延緩也。於是李氏諸人。及金氏母子。再爲一度之盼望。心日

焦灼不可釋。既而金健若在雲南接家中復書，知李壽門被誣事爲之惋歎，幸所委辦之案將次就緒，歸期可定。先發書京中慰之，念妻子寄居李宅，有此付託，得一意遠征，心無罣礙。况兒子讀書亦師李氏之師，則皆良友之惠也。且卽無種種之關係，而李壽門受此不白之冤，余亦當仗義救之。主意已定，歸途卽草疏，凡三易稿。俟到都門，卽當上章論救。一翻此案，冉冉光陰半載已過，遂返京師。覆命宸座，公事已畢，卽謀救友，約同志者合詞上奏。衆以金爲朝廷褒寵之人，頗有願同列名者。疏凡四上，初爲某相國所抑，後乃得達。朝廷覽疏，爲動，命減輕其罪，放歸田里，異數也。蓋金公未到京之前一月，已擬定將李長年謫戍荒徼，非金公素爲朝廷重，誰能挽之？雲南撫軍某公者，亦朝廷倚重之人，屢薦金公才可大用，故對於此次申救李長年之疏，刮目視之。然則由前言之，似淹滯滇南，不早得其營救之力，爲事機之不順。由

後言之。非某撫軍特疏奏留辦理積案。盛稱其才。則朝廷未必特加器重。疏救李長年。亦未必遂有效也。先是。祝子長之請救於其座主汪侍郎也。侍郎亦言此事若金健若在京。必能爲之竭力營救。他人雖有志。無其膽略。不能爲也。惜金公一時未得遄返云云。至某相國之不敢終抑其所上之章也。因雲南某撫軍有書致相國。述金公辦案經過情形。至詳悉。深致欽佩之意。謂異日國家當重用之。相國前曾以事得某撫軍之助。極內外交好之誼。故此次不得不讓步者。半以撫軍故也。綜合以上觀之。則金公雲南一役。正李壽門借力之處。從前盼切其歸。至恨其歸之不早者。實不知種因結果之複雜。有如是也。天下事雖謂大半皆操之無形之天。亦何不可者。怨天尤人。固無所用其自擾矣。金公自救李長年。直聲震朝右。凡在朝京官。紛紛多來攀附。勢利之場。固如是也。馬公胸有成竹。咸淡然視之。此固無待言者。同列又探

知金公有子。將及成童。貌既幽秀。又嫋韻文。以爲將來必成大器無疑。於是又有一般媒妁。以聯朱陳之好爲請者。金公謂我羈旅京師。家又甚貧。小兒年尙幼。聯姻之事。姑從緩談。來者皆掃興而去。金公有契友某。亦勸金公。今某尙書有愛女。願與公子聯姻。似不當却之。金公笑曰。齊大非偶。鄭公子忽尙知之。而謂我金乾惕反味之乎。雖在尙書公爲下交。人不且笑我爲趨勢而援上乎。非在下位者之所宜出也。幸爲我婉謝之。觀於此。則金健若有古人之風。不媿真讀書人。後世眼有炎涼。胸懷冰炭。熏人俗氣。充塞兩間。使聞金公之所爲。能不媿死乎。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斯言益信。此乾坤正氣。雖在昏亂之朝。叔季之世。必有存者。蓋未嘗一日息也。或毓忠義之士。或鍾隱逸之流。或抗志不阿。觸罪在所不恤。或孤行一意。激烈喪我微軀。要之皆正氣之流行鼓盪。而不能自己者也。金公砥柱中流。豈偶然哉。

【評】雙熱曰。此回敍事極迴紆屈折。好在信筆寫來。隨口說去。一綫相貫。一絲不亂。所謂看如平淡。成亦艱辛者也。

金公之直聲難能可貴。金公之友誼更是難能可貴。快人快事。閱至此當爲之浮一大白。

第六回 訂婚

初金公之方歸也。卽欲重賃寓所。李氏以暫可不必。挽金公仍寓其第。金夫人先述寓居此間情形。及李氏如何厚待情形。並及子龍瑞與李氏女公子同師伴讀情形。龍瑞見父後。卽言李壽門伯父之冤。須大人援救。李夫人率其女公子倩雲與金公相見。泣述被誣遭難狀。金公一一慰之。並力任上疏申救。此初歸時之情狀也。及疏救得報。李壽門出獄。舉家慶幸。拜謝金公。金公謂此分所當爲事。何用謝。祝師子長。前未識金公。旣相見。談天下事。問及

文章亦相得。惜匆匆將別。因川中促歸。父方寢疾。急欲見之。故也。金李二公送之。謂後會有期。祝君遠去。雲士倩雲讀書。亦不再延師。壽門暫自教之。方籌畫歸計。且亦不便出門酬酢。故有暇也。然終以鞅鞅失志。更何心兀坐青氈。金公遠役初歸。自多俗事。矧故舊紛來。晉接周旋。終日不得閒隙。頗以爲苦。蓋雖淡然名利之場。而交際之禮。究不可廢也。李壽門夫人。對於金雲士公子。早有射雀乘龍之意。此在壽門未遇禍前已然也。夫婦偶談及此。壽門亦深願之。且年將四十。膝下尙虛。得此佳婿。卽終無子。他年亦足娛老。故岱獄之游。亦攜以俱去。出入闔閨。兩小無猜。並不加以防範。擬待金公北還之日。託月老以傳情。牽定紅絲。固未爲遲也。此壽門夫婦所商酌於先者。李夫人與金公同居。又甚相得。一日李夫人偶露此意。金夫人亦深愛倩雲者。聞之大喜。只謙言劣子不才。恐辱謝家道韞耳。李夫人則謂公子才華鳳池妙。

選。小女陋質。終慙不稱。他日伯父北歸。拙夫或提及此事。尙須伯母包荒也。此時雖未成諾。已得三人之同意。於是家書寄演。亦提及之。而金老覆書。偏不之及。夫人深以爲異。實則金公于役邊徼。公務無間。此等不急之事。却又不便立時討論結果。故略之也。李夫人有時至倩雲妝閣。當女師有事假歸之日。則雲士恆在本以兄妹稱。其情與同胞無少異。夫人尤喜。蓋一人年尙稚。婚姻之事。實未嘗繫於方寸靈臺。故天懷坦率。無絲毫羞澀規避之態。殊不媿讀書子弟與大家閨秀也。夫人睹此情形。雖愛女比之掌上明珠。反不便以締姻之事露于倩雲之前。思慮故周密也。其後家禍作。壽門下獄。演風慘雨中。更不當涉及此事。惟李夫人意欲求金公挽救。計不若早附薦蘿。則休戚益復相關。爲謀當更盡力。曾致書獄中。與壽門商及之。壽門不以爲然。謂金公果能救我。亦不在區區之婚姻也。彼天性義俠。急人之急。况與交

誼頗深。不必多此一層之攀附。反使彼疑我有乞憐之狀。一也。且附爲婚姻。情同阿黨。易遭反對者之抨擊。是轉予人以口實。二也。故方在急難之中。此事轉寂然未曾一提。在金夫人方面。雖以李氏有此美意。已心亦深願之。然恨不早成於先。而當此家難未平之日。覺啓口反爲失體。以有乘人於厄肆其要挾之嫌也。是兩方各有難言之隱。又各能體貼入微。理遺情恕。欲急緩仁至義盡。易地則同。蓋醞釀已非一日。幸雲士倩雲二人漠然未知。故不受何等之影響也。而李夫人日躊躇胸中。至形夢寐。蓋偶晤金夫人。所談多患難事。而金夫人所以爲慰藉者。亦惟謂望覆盆之冤之早雪而已。兒女之事。絕不挂齒也。以是李夫人頗懷疑慮。而不知金夫人之用意。不在此而在彼也。此李夫人處境所爲。迫不免有幾分之誤會。亦尋常所有者。何足怪哉。幸而金公疏救。風波以定。壽門出獄之後。乃與夫人商訂婚事。謂我將南還。

與金公遠別。此一段美滿因緣。不於此時一氣呵成之。以後必致橫生枝節。後悔不可追也。（又反射下文即用壽門語。）夫人曰然。此不可稍緩者。待我略探金夫人何如。因以前所致疑者述之。壽門曰。彼於當時實有不便啓口處。未必世俗炎涼之態。杯弓蛇影爾。自生疑只須以其他情誼衡量之。便可得矣。夫人言其他情誼。覺更厚於前。壽門曰。既如此。則一定爾。自懷疑此事可保必成也。金公之歸也。金夫人亦以兒女婚姻事言。金公旣灼見倩雲才德兼備。甚滿意。於是李夫人晤金夫人。言次再申前約。金夫人曰。微夫人言。固當有所請求。夫人始終不棄。則至幸矣。蓋兩家皆讀書明達。自以情誼結合。不事世俗占卜求神等事故。金公卽託契友爲冰上人。向壽門正式求公子庚帖。旣而卽行文定禮。本在一宅。事極簡易。不尙華侈也。於是壽門諭其女倩雲曰。今雖與金哥訂婚。然爾二人年尙小。讀書爲要。讀書須有同學。

切磋之益。仍照前相伴。不必避嫌也。並以此意面語金公。金公諾之。蓋此時李壽門。嚴門謝客。亦暫不出京。權爲雲士倩雲之師。教二人讀金健若戲語之曰。頑兒忝爲府上東床。台從權作寒家西席。不意京塵中有此泉石風味。殊難得也。壽門曰。自備嘗囹圄艱苦。已深厭京洛風塵。爲與公結伴。故暫息征鞍。行將束裝南還。終老山鄉。亦反射。亦不敢久忝經席。還請老姻家別訪高明。爲賢郎萬里前程計也。語雖云然。壽門斯時實未有離京之意。

【評】雙熱曰。此回深得欲卽故離之法。越說得雙雲婚事之締造艱難。越見得雙雲婚事之四方平穩。

壽門一也。二也。云云。見解自是不凡。由前之說。見得壽門與金公相知有素。不是泛泛之交。由後之說。見得壽門雖於顛沛之中。不忘氣節。併此二說。足以愧夫一般人之事。急求人及巧相攀附者。

第七回 話別

壽門自更患難。神志終覺不怡。惟放於酒。閒事吟詠。無非傾瀉其牢騷不平之意。此固人情之常。亦無足怪者。金公雖同寓居。究不得常常晤對。彼服官於朝。非閒居無事可比也。以此鬱鬱。對於教讀方面。亦多疏略。况本不逮。祝子長師之循循善誘。因通訊至蜀。問子長何日再至京中。意明年禮闈當必磨厲以須也。既而有人傳述祝君丁艱。則知杏花春暖。必不能爲之洗塵。事機不順。亦深惜之。因再作書唁之。且勸其來京。既而得書。謂方覓地營葬。未能北來。且待異日也。壽門雖謝絕交遊。不通門謁。顧所爲詩。則已不脛而走。無翼而飛。廢寺荒亭間。嘗獨自游覽。以少釋悶悶之懷。熱鬧場。固無其足迹也。然而感慨悲歌之什。惟著墨於敗垣頽壁之間。好事者見之。則手錄流傳。播於衆口。雖未必蹈蘇子瞻之覆轍。而固已再觸忌者之怒。醞釀媒孽禍。且

不測。幸金公早有所聞。爲解除其未發之機。因正言忠告於壽門。謂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語言文字之肇禍。歷史彰彰可考。何猶不悟也。觀於此事。益歎壽門有才而學未至。無涵養之功。實不善處窮者。自來沈靜之士窮通不改。貧富如常。彼固有自得於中者。而以外來之境遇爲客。客不容奪夫主也。此其人必善於處變。而能弭意外之災禍者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古人之言。不可不三復也。壽門自經金公之勸告。亦頗自悔悟。與夫人商。欲去京而南旋。夫人亦以壽門性情習慣。往往不善自制。今雖悔悟知謹。閱時稍久。故態又難免。復萌不如退處鄉里。不遭人忌。雖放於詩酒。不自檢戒。諒亦無因而中傷之者。爲是力贊其歸。壽門因以此意述諸金公。金公亦深以爲然。議遂決。以女倩雲體弱易病。將遲至春暖出都。東風碧柳黃鶯語。正是湖山惜別時。雲土倩雲。將有地北天南之睽隔。未免有情。誰能遺此。倩雲則曰。金哥。我

兩人三載相聚。何迅如一瞬也。雲士曰。妹今南還。正愁此後一瞬淹如三載。昔人謂一日不見。如三秋如三歲。諷誦此詩。益覺難乎爲情矣。倩雲黯然欲泣。雲士則遽止之曰。妹勿爾。山川雖隔。魚雁常通。以視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固已勝之倍蓰矣。天下事皆當退一步想。故處境須看不如我者。况我等年尙幼。正在修學之時。雖暫別。不得常與。賞奇析疑。願異日天長地久。爲福正不薄也。倩雲聞此語也。面微頰俯首而已。按此則自訂婚以後。第一次談心肺語也。蓋不有離別。則固淡然不置於懷者。時正在獻歲之初。兩家迭開家宴。彼此相邀。雲士倩雲。仍相與賦詩贈答。壽門顧而樂之。謂金公曰。弟當終隱三湘七澤之間。攜此愛女而歸。惜公子不能與之偕行。爲缺陷耳。且兩小無猜。相聚亦已多時。一旦判袂。開卷則誰與共吟。拈韻則誰與屬和。想別離之感。亦必有不能釋然忘者。勿謂爲幼小無識也。金公曰。壽門醉矣。斯時。

壽門實飲已逾量。頗自覺酒後放言之失體。幸二人不在席。不然益覺冒昧也。凡此亦可見壽門之徑行直遂。恆有不自檢點。不自斟酌之處。大抵恃才之人。每多此病。所以才必範之以學。德可勝才。才不可使勝德也。語雖眞情實理。而亦壽門少含蓄處之特徵也。又一日。壽門復大醉。謂夫人曰。我定二月中出都。小女與金子公將有數年之別。元宵賞月爲二人特具酒肴。俾之對酌於妝閣中。代金公子設餞別之筵也。語時倩雲亦在座。夫人唯唯。明日以醉中語告壽門。則曰。旣宣布矣。不可食言。食言反多痕跡也。夫人仍唯唯。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未幾而正月十五夜屆矣。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金公子如約而至。妝閣夜宴。儘許談心。驛路春遲。行且話別。雲士則曰。辱倩妹寵招。自當敬承雅意。倩雲謂堂上以我兩人行將遠別。借元宵賞月爲一度離筵。正望雲哥以語言爲贈。妹當敬銘五內也。雲士曰。他無所語。妹體

弱善病。此後征車載道。勞瘁堪虞。萬望格外小心。無使遺憂。堂上昔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自來尊寓寄居於茲三年。凡因妹病而令伯父母不安者。已屢次矣。我猶知之。何況於妹。所以諄諄不敢略者以此也。倩雲曰。哥哥藥石之言。不獨使妹知謹身以保健康。並使妹謹身以慰堂上。不至陷於不孝。自當感銘肺腑。不敢一日忘也。雲士曰。如此則我心亦慰矣。但未知妹將以何言見贈。尙望不吝金玉爲幸。倩雲曰。妹才疏學寡。何有益君之言。顧妹自去臘放學後。閒中偶拈先儒理學書觀之。覺理境獨開。耐人尋味。因念讀書懷才之士。往往留心風雲月露之詞章。卽所爲能工。亦屬無補身心之事。且開卷卽誦四子書。而於聖賢精意。不深加體察。反愛慕後世浮薄之文詞。則何怪春華多而夏實少。世道人心益不可問也。未知兄意何如。雲士瞿然起敬曰。高論高論。倩雲又曰。哥哥趨庭承訓。異日必爲象賢無疑。妹

所云云。不過用以質證。非敢謂捧土益山也。二人話別之言。皆深致其敬愛之意。與尋常兒女不同。於此見視師子長之善訓。迪爲不可及也。

【評】雙熱曰。此回極有精彩。壽門縱酒狂吟。牢騷滿腹。雙雲銷魂話別。纏綿多情。此是精彩文字。妝閣離筵。擇言互贈。此又是精彩文字。

又此回多至理名言。可作格言讀。不可作尋常小說觀也。

第八回 南還

雲士歸。以倩雲語述諸父母。父曰。不意小兒女乃有此見解。汝當深佩其言。此可見看有用之書之得力多也。宋太祖嘗言。開卷有益。此至言也。然以今日衡之。當云讀有用書。乃能獲益。蓋書肆中。每有不正當之雜箸。與夫淫豔靡麗之小說。皆所以戕賊人子弟者如此。而亦云開卷有益。不綦謬乎。雲士聞之。唯唯。於是金公益以此段姻事爲深慰老懷。謂有媳如此。我金氏之幸。

也。金夫人備有價值較貴之衣服飾物等。贈於倩雲爲送別之禮。李夫人再三致謝。亦具有回答之禮品。以爲留別紀念。將屆出都。金公特設一席。餞送李壽門。並邀二三知己。相與爲臨別之暢叙。諸友多有爲壽門惜者。且曰。以君之才。若終老深山。甯不可惜。國家正當用人之際。而乃遺棄賢哲。不獨爲君歎。實爲朝廷惜也。壽門自以不足當斯獎飾爲辭。並謂得金公抗疏直陳。一雪沈冤。獲保首領以沒。已爲幸事。所以決計南旋。不再作非分之想矣。金公則舉觴歎曰。天下事最是難如人意。得如壽門兄之蕭散歸田。優游泉石。實亦人生幸事。吾輩碌碌風塵。能辦得幾許事。甚者開罪於人。受人暗箭。鬼蜮含沙。蛇蝎肆毒。有不及防者。壽門前車之覆。蓋可鑒矣。時席間多素相知者。皆曰健兄之言。固是確論。亦有聞而歎息者。金益又言。壽兄之才。余實欽佩。惟交游往往有不慎之處。凡人一生成敗。關於朋友者。實不細也。故昔人

對於交之一字。有鄭重出之者。曰慎交。曰擇交。曰定交。皆言不苟也。是故能交益友。固爲深幸。如其無之。還是謝絕一切。落落寡合。不失守身之道。若不甘寂寞。姑降格以求。而損友且接踵至矣。旣與投契。則黑白顛傾。是非不辨。神志與之俱昏。聲名隨之而敗。悔將不及。可懼孰甚。（按下文已在籠罩中。言者無心。聞者亦知戒乎。）衆皆曰然。壽門起立致謝。曰昔人爲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建兄深切之論。敢不書紳銘座。終身誦之。壽門留別詩。有用心字韻者。金公和作則云。十年悔作風塵客。百歲還貞金石心。友有和者。云嘯歌風月無塵事。俯仰林泉見道心。又云。半讀半耕經世業。一邱一壑昔賢心。皆一時所傳誦者。友人中有朱海航者。書法絕佳。人咸以張旭艸聖目之。顧不喜吟詠。金公則出素牋一幘。約三尺餘。命僕磨古榆麋以待。旣而酒酣。金公起請海航作書爲贈。時案頭有王摩詰集。海航翻閱數四。得五律一首。題爲

送人南歸海航曰我今寫其前半首只算右丞爲我捉刀詩曰萬里春應盡三江雁亦稀連天漢水廣孤客郢城歸書法龍蛇飛舞人皆稱羨且曰此二十字實可謂之與題相稱者不媿合璧也啓行有日雲士手書小聯以贈倩雲用陸務觀劍南集語枕落夢魂飛蛱蝶燈殘風雨送芭蕉十四字雲士曰自聞妹箴言以風雲月露爲戒故不敢自撰聯語用放翁詩聊以解嘲云爾倩雲曰詩語甚雅切哥哥尋檢得此亦費苦心矣雲士曰否劍南律句向所熟誦也旣而因事小有遷延原定日期已過重行詹吉車馬出都門已暮春之初金公一家送至城外又不免有臨別殷勤之語握手依戀之情自在人意計中人方曲水流觴此獨征途執策對此陽春煙景爲惆悵去國之人亦可傷已雖然一家妻女骨肉團圓本無離別可憐之色與夫遷客騷人孤征獨往此又不同矣所惜妙才佳壻不能攜以同行甥館猶虛難免對愛女而

輒增惆悵耳。李壽門原籍禮州永定縣，後寄籍長沙之甯鄉。今之歸也，已定計寓居省城，路上小有勾留。沐雨櫛風，爲時稍久，五十餘日抵長沙，暫棲岳家。李夫人母家，固長沙名族也。旣而賃定周姓屋，周蓋全家宦游秦中，願得租賃之人，可謂巧合者也。移居既定，卽發書至京，告以僑寓省城，以鄉縣僻陋故也。金公聞之，頗謂不如竟事鄉居之爲佳。意中雖云如此，亦不便見諸辭翰，復書固未之及也。自壽門出都後，金公得川中祝子長書，謂窀穸事畢，將仍來京，而壽門臨去，亦留一書，託金公覓便寄蜀，請祝君到湘，仍欲延爲西席也。於是金公卽以李書寄去，已亦附以一書，謂壽門今寓長沙，足下由川至湘可也。祝子長一寒士，雖意在潛居不出，無如蜀中連歲災歉，物價騰踊。昔人有長安不易居之說，今乃反是，覺鄉里不易居，還是寄食長安之足，以餬其口也。夫至鄉里不易居，而其境亦可想矣。旣得壽門及金公書，逐一

意至湘東裝別墓而行。未至壽門先得書使僕兩人迎之。

【評】雙熱曰。金公舉觴浩歎曰吾輩碌碌風塵云云受人暗箭云云非第是閱歷語厭倦語亦且深得慰藉失意人之法。至其痛論交友之道彌足發人深省。金公真可兒也。

作小說亦如作畫然着色不及白描之淡雅可玩。然著色有著色之佈景。白描有白描之佈景。雙雲記之妙妙在處處多用白描不妙在處處會得佈景。此回如卽席賦詩揮毫作草以及雲士聯以贈倩雲都是絕好的點綴也便是絕妙的佈景。

第九回 館甥

先是金公以祝子長循循善誘擬延之教其子懷此意而未發也會壽門臨去以仍欲請子長爲言。金公自不便奪人之師極口贊成之良以善教者不

必學問絕項。而學者自得啓發之益。況子長學問又不可多得者。其爲良師。斷斷然矣。宜金公深敬慕之。而欲以其子託之也。今楚人失之。仍楚人得之。亦無甚分別。教其子婦。亦是大佳耳。子長旣至湘。舊日賓師。自甚相得。壽門待之加厚。周氏屋頗寬大。不比京師。壽門意欲子長挈眷來湘。俾免久客思鄉之苦。其待先生如此。可謂忠且敬矣。子長自願之。惟山川遙隔。長路迢迢。一時頗有不能即來之勢。謂姑待異日。再拜嘉惠也。倩雲仍半日讀書。半日學女紅。纂繡織組。亦復優於他人。敏慧而又勤謹故也。讀書則以經史爲宗。詞章次之間。亦爲之講闡儒先名理。甚樂也。學問駿駿乎有日進之勢。自不待言。壽門旣回藉難革職。人皆知其彼誣。無輕視之者。且其才又出人頭地。思想敏銳者。以爲他年終必起用。故相與周旋。一時頗不乏人。遂以在藉紳士。占優勝之勢力。間有託之以事。關說於地方官者。初尙謝絕。繼以情誼所。

在間亦爲之。金公在京頗有所聞。嘗遺書規諷。蓋以朋友之交契。婚姻之聯合。在理固不當默默也。壽門自得金公書。亦稍自歛抑。壽門所信而敬者。止金公一人。不敢以才傲之。則金公之道德學問文章。有以使之傾心慕愛者。非偶然也。不於上章論救。免其大戾。固當深感者。然從壽門欽敬之心測之。覺在彼不至此也。壽門既以教女事委之祝師。已又多朋輩之酬應。且放於詩酒。故一在學程。概不顧問。倩雲日益進步。則心甚樂之。旣而得金公書。謂兒子龍瑞。半載餘已三易師矣。兩師實意所不可。其一稍能稱意。又以事匆遽出京。可謂不如意事常八九也。因致問祝子長道殷勤之意。以爲如君良師。雖都下人才薈萃之地。亦不能妙選得第二人也。金公之意。以爲壽門以愛壻之故。或因此而薦祝入京。蓋男兒有功名關係。不比女子。究不妨稍事遷就也。且金公意。如倩雲者。壽門可自教之。何必延師。若已。則擊官於朝。一

心國事。不能分其精力於趨庭之愛子。勢使然也。壽門得書。謂子長曰。足下亦識金公之意乎。金公道高德厚。乃欲奪我良師。真是怪事。子長笑曰。意公必以東床早得科第爲念。亦人情中事。未足爲怪也。壽門亦笑曰。金公愛子。獨不能推己之心。而不許我愛女乎。雖然。我有兼愛之法。願與足下商之。使彼送子南來。就學於先生。仍如曩日在京時。與小女同伴。年齡尙小。固無嫌疑。且終是夫婦。更何用如世俗之避忌者。先生以爲何如。（按壽門語總不肯稍事含蓄。且亦反照下文。）子長曰。此事甚好。館甥貳室。得兩全之美。想金公雖獨子。亦未必不樂從也。負笈遠道。本求學所宜。况又託庇於丈人峯下。與尋常羈旅不同乎。此事殆必可成也。壽門爲夫人言之。夫人時常有病。頗思一見愛婿。聞此耗也。精神爲之一爽。病亦稍減。於是壽門隨寄書京中。述此意於金公。並謂如我公以爲可行者。則事不宜遲。從速南來。有妥伴同。

行。自然最好。果一時不得良伴者。弟當浼祝師一行來候公子。一同至湘。則我公亮能放心無慮矣。（按師道尊嚴。李壽門竟欲委祝子長跋涉長途。以逆其愛壻。是以僕隸待其師矣。此又壽門德薄處。）金公復書。謂此事蒙惠愛小兒。辦法頗好。俾小兒得再事良師。又練習遠出。亦男兒所當有事者。惟不必急就。容覓良伴。偕之南來。如謂勞祝師僕僕道途。驅馳南北。則萬萬無此理。且請不必性急。天假良緣。必有妥伴也。壽門既得復書。亦自覺託祝師北上迎壻一語。未免因性急而欠斟酌。只好待其自行南來。是年恩科命下。各省放主考。凡邊遠數省。出京特早。雲南主考季君者。金健若同年友。遂託之帶雲土同行。以過湘爲順道也。將啓行。金公戒其子曰。爾年尙幼。又初次遠行。飲食寒暖。自當加意。無以疾病遺父母憂。至於讀書用功。亦有適當之法。怠緩固不可。急進亦不宜。昔人所以並戒蹠等也。且過於刻苦。則身體亦

有妨害。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此不通之論。果如此語。則一夜之睡眠。尙有幾時。不釀成疾病者。幾希。此又當自斟酌者也。幸祝師善教。此等處必能體貼及之。然總以自有主見爲第一要義。若夫立身行事方面。宜處處以聖哲經訓爲依歸。自小養成良好之習慣。則言行一致。文人無行之弊。不掃而自除矣。王陽明知行合一。不欺良知之說。所以爲後世學者所稱重也。龍瑞一一受教。又曰。爾年雖幼。然已漸漸長成。男女有別。書舍中有師在。固爾盤桓之地。李氏內室。除向岳母請安外。不宜常常入。以別嫌疑。龍瑞復應曰。唯。於是爲治裝隨季年伯一同南下。季君於路上時時叩問雲士學術。歎爲早達之才。不媿名父之子。深加敬愛。季亦有女。年相若。惜此快婿已爲李壽門所得。殊可妬也。未幾抵湘。壽門先已派人來迎雲士。接入長沙。季君不便勾留。雲士深致謝之。壽門亦使人持書謝季君。爲之數千里帶其

愛增南來也。祝師謂金生許久不見。已長大如成人矣。旣拜見岳父母。與倩雲仍以兄妹禮相見。同讀仍在一館。而別館雲士於內堂左落之偏室中。李夫人意。以時時可爲之照料寒煖也。不用館僮侍僕。命一五十許之嫗。伴宿其臥室之側廂中。臥室雅潔。以半爲讀書之處。庭中竹石清幽。願堪小步。倩雲午前至祝師處。與雲士同讀。午後習繡。繡倦至雲哥處。小坐清譚。則雲士亦已由館中退休。於內堂書舍矣。

【評】雙熱曰。此回有諫果回甘之致。吾言何指。指雙雲之離合也。上回南轅北轍。人各一方。此回又復雙坐書城。朝夕相見。共文其事。妙有翻騰。

金公以男女引嫌。戒其子。此老畢竟是個道學面孔。弗類壽門之洒脫也。金之不近人情。何若李之十分做美。館甥貳室。出入無拘。俾一

對小夫妻當咸感激是翁之知情識趣也。

第十回 悼亡

雲士北人。自到湘中。適逢浹旬陰雨。又以長途勞頓之餘。不無有所感受。將及一月而病。病雖不重。顧倦困殊甚。醫謂氣弱感濕。北人不習。宜令北歸。則可不藥而愈。若久處南中。雖無甚害。勢必淹纏也。壽門夫婦皆不欲其遽還。雲士雖思念父母。顧旣畏征途迢遞。又以方病。若一經況瘁。恐疾益甚。是以亦不願歸。且坐臥室中。依李夫人如母。倩雲亦常常至。閒談解悶。頗不寂寞。故雖病亦不以爲苦。惟堅囑不可寫信至京。恐父母懸念。且違臨別之訓也。月餘始就痊。是役也。心中最憂者爲李夫人。蓋夫人愛兒女如性命。膽又甚小。終以雲士他家子。萬一病加重。將何爲計。故雲士雖旋愈。而夫人病復作矣。倩雲此兩月中。讀書及女紅。均無心緒。幸母病半月。勢亦漸漸退。二十日

後亦占勿藥。自此以後半年中。安然無事。雲士倩雲均得盡心力於學業。十月下旬適當小春和暖之時。李夫人有南嶽之游。帶倩雲同去。雲士隨之。蓋至南嶽進香。前者雲士病中。夫人憂慮。乞佛力護佑。許願齋僧營醮也。秋高氣肅。新霜初降。萬山紅葉。一望如畫。錦囊詩料。收拾良多。昔人所云。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則此景是矣。祝師亦以此時赴友人之約。登岳陽樓下洞庭。一覽湖山勝慨。歸而各以詩相證印。雲士倩雲詩經祝師略爲刪潤。居然楚楚可觀。壽門閱之。亦深歎小子之有造也。李夫人返自衡嶽。又病。良以新病之後。不耐風霜勞瘁故也。夫人頗不喜服藥。仍日以仙方爲事。東寺許願。西廟求神。則迄不愈。雲士頗進言以爲宜汲汲延醫。倩雲亦泣勸其母。其母自以病未鄭重。反戒雲士等不必多慮。倩雲至雲士書室小坐。默默寡言。蓋深憂其母不肯服藥也。雲士察知其意。因謂此事殊無法。妹何不

泣諫伯父。俾伯父婉勸伯母。倘肯聽也。（按雲士此時仍稱李壽門夫婦。伯父母未改口也）倩雲從之。卽起身至父所述母病重。但求仙力。不事醫藥。恐非所宜。父親宜速勸母。勿過信神佛。究以人事爲佳。父曰。爾言良是。我當苦勸之。我初歸。尙未悉也。蓋自夫人歸壽門。卽偕友至武昌。爲所親訟事而出。武昌太守某。李與同年交好故也。閱者諸君。觀回目。悼亡二字。知李人此番必不能幸免。然我敘述此事。先有歸咎者二事。一則李壽門喜務外之誤。二則李夫人信神佛之誤。信神佛之迷。前清雖世族大家。恒不能免。文化不進。亦以此也。第二誤上既略述之矣。使李壽門不出。則夫人之病。諒當從早延醫。夫人雖不願。經壽門苦勸。必弗却也。雲士倩雲。究竟小輩。不便力爭。祝師更客氣。雖有所聞。益不當顧問。而家中僕婢等。其智識。自屈服在菩薩勢力範圍之下。若夫人信醫。或反以求仙拜佛之說。進。則更誰能力掃此迷。

信者。嗟乎壽門。夫人固可稱賢內助。一旦失之。如舟行無舵。頗有不穩之虞。則汝此番無謂之奔走。遂釀成家中巨大之風波。思之殊可歎也。難夫人自悞。然卽謂汝遠出悞之。亦無不可。著者對於此後雲士倩雲有重大之打刦。深爲致惜。故歸咎之辭。不覺其繁複。尙望讀者諸君有以諒之也。壽門見倩雲憂惶之狀。神色憔悴。卽向夫人勸服藥。細察夫人病。殊不輕。蓋早間初歸一視。尙略之也。至是心頗憂切。夫人見壽門與女倩雲情狀。亦稍自餒。允卽暫屏仙方。立請醫士至。無奈良醫甚鮮。診斷往往不精。初猶言病雖重。當不致不治。投劑後。更甚於前。最後訪得瀏陽有名醫章稷夫者。卽邀請來省。診察病勢。謂不可治矣。蓋始於憂勞。終受外感。歷時太久。氣血已虧。甚不能受攻。故也。雖勉擬一方。徇壽門之請。然卒無效。延兩日而逝。舉家哀慘。而尤以倩雲爲甚。哭母而瀕於死者數四。雲士亦哭之哀。倩雲雖小。思慮已深。雖恃

父愛寵。然頗慮他日後母來時。或生變故。故尤痛也。壽門亦傷感非常。自以昔年貧賤。全賴賢妻內助米鹽細故。以女工佐之一。不以聞。俾我得專心讀書。得有今日。今雖削官歸來。名譽尙不損。且宦囊雖不甚豐。比之昔時境地。已不可同日語矣。方思同享林泉之福。乃中道分離。昔人詩所謂願將終夜長開眼。報答生平未展眉者。不啻爲我詠也。草悼亡詩數十章。每章詳注事實。讀之令人感動欲涕。情亦可謂重矣。祝子長挽以長聯。有相夫不終臨沒泣。將愛女託等語。壽門謂爲情真語摯。如聞其聲也。其他交游中祭文哀挽之作。佳者甚多。不容備述。然終不能逾壽門悼亡之作。以肺腑中哀情。皆一一流出者也。

評雙燕曰。婦人女子感受疾病時。其迷信之觀念。輒益深摯。觀於李夫人。可以隅反矣。病不乞靈於藥石。而乞憐於不痛不癢之仙方。今之人。

愚婦。往往然矣。作者寫一李夫人。慨乎言之意在發人深省。此篇小說處處足以針砭社會。閱者當著眼於此等處。若乃咬文嚼字。較量其辭句之工拙。此豈善讀雙雲記者哉。

前頭兒女。往往受後母不良之待遇。倩雲盧得是。故哭得彌苦。壽門痛賦悼亡。下的未嘗不是真淚。然若以倩雲之淚與壽門之淚分別作精密的化驗。則倩雲之淚當更酸於壽門之淚耳。

第十一回 繼膠

舉家慘淒。室中寂寞。移棺蕭寺之後。每於昏夜。靈座時有鬼哭之聲。倩雲究年小。婢媼多畏夜者。於是壽門定計。迎其寡姊嫁陳氏者至其家。爲倩雲伴。而多添一媼。使宿於金公子書舍之傍。寡姊無子女。雖立夫姪爲子。未之親撫也。孑然一身。來壽門家。願適宜。且文理亦好。與雲士倩雲談。頗相得。時教

倩雲刺繡之女師已他去。壽門以爲卽請陳氏姊教姪爲尤相宜也。金公子亦以姑母稱之。姊嘗謂弟得此快婿殊堪賀。惜弟婦早沒爲可憐耳。壽門曰。我正爲此感傷。故近來對於一切世故周旋。恆願謝絕。人生於世。所謂如輕塵棲弱草。此語殊可味也。姊則曰。弟方強仕之年。固不必作此灰心語。且又無子。鸞膠之續不可緩也。俟倩雲姪滿服。可提議矣。現在聞已有數友願爲弟作冰上人。弟意何如。壽門曰。吾不再續矣。倩雲嬌小荏弱。性敏慧。又善病。萬一續娶不賢。則戕我愛女。何以對我亡婦。（按此雖直探下文。語意却仍反照也。）蘆衣之變。我不忍目睹也。姊曰。何至於是。但須慎擇得當耳。壽門仍堅決曰。姊休再言。益傷我心。此事我決不爲也。姊又曰。宗祧之事奈何。曰。我有愛女。有佳婿。算不得半子乎。姊曰。聞金健若亦止此一子。豈能贅入李門。壽門曰。異日我女生得兩男。一姓金。一姓李。可耳。卽不能。我亦可以從

子爲子。此不難處置者也。姊無以此爲言。姊以壽門之堅決無游移也。信之。蓋姊頗識壽門性情。究係同懷也。今之勸其續娶。半亦探其口氣何如耳。其後與倩雲語。謂爾父殆不復續娶矣。以向所語告之。倩雲曰。是不可。我父年未就衰。我又無兄弟。此事決不可廢也。（按倩雲存心如是。不媿賢孝矣。）其後壽門姊復爲壽門言。謂倩雲年雖幼。頗識得大體。不媿讀書明理之人。自以無兄弟。謂吾父自當再娶後母。萬不可作因噎廢食之想。云云。壽門聞言。愈愛倩雲。謂其言固有理。然非余意也。壽門本係寒士。以作官數年。始稍裕。今遭夫人喪。未免稍事鋪張。用度漸絀。雖省中大吏。延爲某書院山長。顧束修之入。亦無幾。何頗有重復出山之念。然以罪休致。非得强有力者之推轂。烏能崛然而起。雖不悅於壽門之某相國。今已作古。朝中無反對之者。然此機何自而動。欲借助金公一之爲甚。其何可。且昭雪則可。起復則較難。

措詞。而壽門對於金公。亦有不便啓口之處。故欲別行設法。展轉思維。竟無善策。只得靜俟機會而已。一日有岳州舊友。以事來省中。事畢。過壽門。壽門頗露此意。友人朱姓名慕軾。字次瞻。爲鄉榜同年。前曾以急難事。求得壽門爲之排解者。頗德壽門。常思有以報之。因答以容爲圖之。蓋次瞻頗熟習官場。工於奔走者。故壽門託之也。一月後。次瞻又來湘。訪壽門。爲壽門作冰上人。謂有巴陵縣富室張氏女。其才德堪配足下者。壽門以不再續膠謝之。次瞻笑曰。子旣欲出山。是未絕風塵之念也。乃中年守寡。何如祝髮入空門之爲愈乎。僕此來。不獨爲公聯嘉耦。並有下文在。將爲雙管齊下。一箭得雙雕之計。君奈何自違初心。壽門曰。出山不得已。爲貧乏故也。續娶自不願。非可相提並論者。且試言如何謂之雙管齊下。(按壽門至此時心已動矣)。次瞻曰。君此機不可失也。待我言之。張姓本巴陵富室。張翁堯卿者。娶樊城李。

孝廉幼女。生三子一女。女行三年二十五歲矣。今赫赫有名之左都御史周君雅。卽孝廉嗣子。張女實君雅之甥。此姻一聯。君爲都御史甥婿。不患無起用機會矣。且君雅前在某部郎中任。以事獲罪。賄內監。得無恙。未幾反升調。君雅亦貧士。何來鉅資。則皆其姊資助之者。今張翁已沒。君雅之姊周老夫人尙在。情親誼厚。君雅兩甥已納資。得官。其幼甥方入縣學。聞文理平常。亦借舅氏力也。君如不作出山計。則已。若果欲有爲。此非雙管齊下之良機乎。壽門默然者半晌。旣而曰。年兄啓迪愚昧。所言固有理。但恐爲世笑耳。次瞻曰。君尙不脫書生氣。張氏女所以至今二十五歲未字人者。正難其選也。君年雖四十。尙如三十許人。又門第清高。張氏爲弟之內親。弟已命山荆。向周老夫人言之。頗合意。蓋張氏家富。意在與貴者聯姻。故蹉跎至此也。君雖去職。究屬鄉紳。且後來尙未可量。今大吏聘爲書院山長。名流清望。誰不羨之。

周老夫人之肯以愛女相許。不亦宜乎。於是壽門起立致謝曰。深感年兄大惠。拜託拜託。未來局面。倏爾重開。一家之中。從此擾攘多事矣。壽門初聞朱次瞻語。默然半响。猶以防人非笑爲言者。實恐爲金健若所鄙耳。轉念則謂金公既不能助我。（昭雪沈冤。將視爲過去之浮雲矣。）又烏能干涉我虛名如畫餅。不可充飢。失此機會。不且終老窮山乎。於是計遂決。乃感謝次瞻也。壽門一諾。張氏固已願之間。名納采。六禮匆匆。合巹結婚。亦不俟倩雲服闋矣。倩雲雖以父親反覆太急。然自以無兄弟。故對於此事。並不甚拂意。惟後母入門之時。不免思及己母。一灑感傷之淚。雲士則以溫語慰藉之。深望門第春風。百祥駢集。妹不必憂傷也。（反射下文作傷心語觀可也。）

【評】雙熱曰。室靜燈昏。嚶嚶鬼泣。死者李夫人之一行淚。蓋酸絕矣。倩雲失母。悲痛是真。故鬼亦哀而下涕。壽門悼亡。感傷是假。故鬼更哀而。

下涕曷言乎壽門之傷感假也。苟非假。終身不娶可也。顧乃亟續鸞膠。不待倩雲服闋。則其悼亡之詩。感傷之態。却是假惺惺而已。男子恩情於此可見。此死者李夫人。所以嚶嚶而泣也。

第十二回 謔間

壽門後夫人黃氏。奩贈豐厚。又有僮婢。極富貴豪華之概。幸所賃周氏屋。具有閨壯之觀。使稍陋者。幾於不能容也。壽門斯時心中頗私喜。而所謂雙管齊下者。目前雖夫妻篤好。究不便匆遽着筆。且俟與二舅郎周旋。又思與京中內舅氏通問。爲徐徐引入正文之計。且時至岳州。問候岳母起居。先博泰水之歡。然後展轉以及於其弟。凡此于人之事。必多旋委曲者。而未能一蹴幾者。壽門本自伉直。今已沈浸其中。而不自嫌矣。張夫人雖亦略有文理。然方之倩雲。則有大不侔者。倩雲沈潛經史。含咀其精華。發爲辭章。頗有根抵。

頻年致力於此。延請名師。悉心教授。質地本自上智。故雖一嬌小女子。而學術且可追隨乎儒士矣。張夫人幼曾讀書。稍稍試筆。旋即棄去。後喜閱坊間所刊卑下之諸小說。乃略略引申其舊日之文理。其度量何如。固不言可知者。然而張夫人不自謂其簿植也。且頗好自矜其才。吐屬似乎風雅。顧皆說傳中之牙慧而已。壽門甯不知之。然不欲開罪於其新孔嘉之少婦。意中方有利用之後圖也。惟閒語以小女倩雲。實聰明好學。使此子而男也。則生花一管。必當高踞鳳池也。張夫人聞言。疑壽門之過炫也。已稍不悅。然於倩雲。則頗愛其婉淑。故亦無反對之詞。但唯唯而已。日久漸與倩雲習。閨中無事。偶談文史。張夫人恆多不能領會之時。不免因拙而慚。因慚而妬。因妬而疑。蓋倩雲有時與雲士談。涉及故籍中成語。張夫人聞而不解。意二人之面肆譏評者。十常五六也。自是迹雖親而情則疏。與倩雲晤。但及他事。不復如從

前之絮絮於書卷中矣。倩雲固慧亦早覺之。故每後母在坐。雖與雲士語。亦不及典雅之談。可謂善於退藏。謹於檢戒。宜其不致獲咎矣。孰知命中磨蝎。有不容逃避者。然此時張夫人雖慙疑。盧究亦無隙可乘。故其心亦尙和平。未有何等對付之謀也。顏氏家訓。嘗以僕婢的離間人家骨肉。比之雀鼠。蓋壞屋穿墉。實此輩之故智。近在肘腋。往往有不及防範者。張夫人有婢名杏珠。頗機警。夫人寵之。異於他僕。一日倩雲與雲士語。謂坊間所通行之小說。除三國演義一書。略有可觀外。除皆鄙俗可厭。至於演繹兒女情者。大抵穢褻淫厲。大家子女。必不當寓目。一被薰染穢氣。不能盪滌矣。雲士曰。然此乃不通文理之下等人所披閱者。本不登大雅之堂也。按此等議論。本非無因而及。適杏珠屬耳於垣。以爲是必爲我主母而發者。乃詳述其語於張夫人。夫人怒曰。爾等小輩。敢如是譏訕我乎。以我爲不通文理之下等人。眞令

人氣死。既而曰。爾兩人雖已定親。有夫妻之名分。現在究當遠別。嫌疑既以小說之言兒女情者爲鄙俗可厭。奈何常處一室。反欲親演其事乎。杏珠則勸夫人曰。請太太息怒。是小婢多言之不是。他二人（背後竟敢稱之曰他二人。則恃寵而驕之聲口也。）爲老爺所愛。是不可輕易惹得者。太太還請三思。（按此又明明是挑撥反激語。雀鼠之可畏甚矣。）夫人曰。不關爾事。我自有處置之法也。杏珠年十八。頗輕佻。時雲士年十六矣。儀容俊美。舉止安詳。一日以食物饋雲士。奉夫人命也。微以游詞戲雲士。雲士正色曰。可去矣。何多言。因是銜之。欲借夫人以爲報復。心亦險哉。夫人於是謂壽門曰。壻與女年皆長矣。壻數千里南來。爲從良師。求學問也。今二人長日相聚一室。喁喁私語。僕婢亦所不避。殊非雅觀。况與用功二字不無關孫。何不移雲士臥室至外。或與祝先生同處。俾多得親近熏炙之時。甯非兩得之道乎。壽門

曰。言雖有理。但彼二人三四年來。常常如是。且夫妻名分已定。又何嫌何疑。况相聚切磋。乃多得益。前以倩雲一人寂寞。學業不進。故迎墻南來。豈不聞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乎。女子何所求學友。惟有夫婦。至爲親密。進一層推之。若不爲夫婦。則深恐添出一種不正當之慕戀。今夫婦名分已定。更有何求。吾知舍卻學問以外。保無其他思想也。此張夫人初次離間二人。未發生何等之效力者也。然種已播矣。待雨澤一至。則萌芽怒生。至易之事也。既而雲士染小恙。臥書舍中兩日。張夫人故意以羅帕命倩雲繡。限日以贈姻戚者。倩雲以金哥病。實無心事針黹。而後母命又不敢違。頗苦之。不免於己僕媼前。稍露怨色。媼固前夫人之心腹。微有不平語。於是張夫人再言於壽門。決俟雲士疾愈。移之至外。謂我前所言。事未成而彼等皆出怨語。君如必不用我言。我請歸。讓彼二人在此。我不願與相見。蓋我旣爲彼怨。且復爲彼笑。

笑我雖有所言而迄不能行。請君代我思之。我不能不懷慙乎。所以不得不爲退避之計也。且異日必有不名譽事。我亦不忍目睹。然由君言之。亦無甚大害。彼終是夫婦。不過世俗大家。閨門不肅。如顏面何。君請思之。按此爲張夫人第二次離間。涉讒毀矣。且用激烈手段。以去就爭。自處於必勝之勢也。壽門聞二人有怨語。致妻將退避。心中頗不適。蓋對於夫人。方當爲進一步需求。聞其懷挾意氣。則兀不自安。乃曰。一如夫人言。待雲士疾愈。卽遣之出外可也。於是夫人喜。故使杏珠泄其語。以示已之有權力云。

【評】雙熱曰。此回寫一張夫人。其俗不可耐之狀。形容入妙。寫一黠婢杏珠。其刁惡奸險之行。亦形容入妙。

張夫人之言。一入壽門之耳。而雙雲不可舍矣。吾於此不怪張夫人之工讒。只怪壽門之耳目口鼻。一齊軟化耳。否則張夫人縱效驪姬

夜半之泣亦何能爲。

第十三回 重別

遷雲士於外室。壽門以一時頗難措詞。蓋斯時愛女及婿之心。尙未變也。故躊躇再四。而張夫人頻頻催促。乃與祝師商定。謂是先生之意。書館寂寞。需雲士出而伴之。如此措詞。似尙不着痕跡。雲士倩雲心皆靈敏。且祝師南來。爲日已久。何忽有此。其爲託詞可知。非料着八九分。直料到十分。已如見後母之肺肝矣。雲士在內安適。又時與倩雲作伴。一旦下逐客令。其不能釋然於懷。自不待言。倩雲旣防後母之流言。又畏杏珠之利口。幾如處身四面楚歌之中。時時念及己母。流淚漬枕而已。無人知也。然而金公子靈心四照。已如見其泣。如聞其聲矣。間亦以兩行情淚。於伏枕時酬答之。亦無人知也。幸二人讀書能明大義。咸知自愛其身。久之亦漸習。不復如前之耿耿於懷矣。

乃一波乍平。一波又起。張夫人有姪女。卽其長兄之女。名珍。字雪蘭者。年十
三。少倩雲二歲。亦來附讀於李氏。就其姑也。雪蘭生三歲喪母。及其父再娶。
後母常依姑氏以居。一切皆姑爲之照料。今仍來相依。亦從祝師讀書。亦尙
敏捷。惟性情稍欠和緩。幸年齡小。不十分生事。詎知張夫人意。姪女讀書尙
屬可緩之事。蓋欲爲排斥雲士之計。以男女同在一處讀書。本有嫌疑。雲士
倩雲係未來之夫婦。猶可說。至於雪蘭。則不可比論。將令壽門送雲士北歸
也。壽門尙不欲壻去。則謂雪蘭幼固無妨也。張夫人又以雪蘭雖云幼。然年
已十三。亦不小矣。况長成得如十四五歲。頗不雅觀。壽門則言。姑待機會。張
夫人則又散布流言。謂壽門以雲士年漸長。不宜與倩雲同伴讀書。避内外
之嫌。將送之至京。故招雪蘭至。俾伴倩雲也。僕婢皆以爲言。雲士又不便探
聽。乃發書京中。託祝師覓妥便寄出。略述情形於父。語頗吞吐。惟請父速速

作書召已還京云云。蓋雲士秉性修潔。意謂與其被李氏驅遣而行。何如由父母召還之了無跡象乎。金公得書細觀情跡。知兒子必有不願淹久南中之意。雖未明言其故。必壽門新娶後妻。或有待之簡慢之處。知兒子性情故亦迅發一書。還寄之。時適有摺差。往返頗速也。另一書致壽門。但言將令兒子還鄉。應童子試。迅速來京。煩代覓妥伴。此間亦留心。如知有人進京。卽託之帶與同行也。壽門以增應試本是正事。而又允許後妻送女增歸。今京中書來。卻好泯然無跡。以爲事有機會。實不知雲士發書也。祝師子長對於壽門。亦漸漸窺見底蘊。不欲久留。因思入京應揀選之考。卽借此爲脫身之計。而挾雲士同行。既可以辭壽門。又有以報金公。誠一舉而兩得者。乃於壽門前委宛求去。壽門謂足下功名之事。弟自不敢屈留。致遺誤。惟心中則不忍捨良師耳。子長謙言虛糜廩祿。愧無寸功。當別圖他計。功名不敢妄想。借此

作京門之遊耳。於是子長雲士師生定期北上。先發書報金公。金公知祝子長同行。心中甚安慰。而雲士與倩雲又各有一段苦衷。重行話別。顧萬不能如倩雲出京。雲士送別時之暢叙衷曲矣。雲士則語倩雲曰。昔人云。萬言無當不如一默。則我兩人今日之謂矣。倩雲曰。然願哥哥努力功名。前程遠大。妹望風懷想。傾聽佳音也。蓋雲士作書寄京。求父召還。并不曾私露一息風聲於倩雲。恐傷倩雲心。可謂細密矣。故倩雲此日亦以功名爲言。認作確爲應童試而還也。雲士曰。近因致力應試文字。久不作古近體詩。且方寸擾擾不寧。恕不能作留別詩。只口誦前人名句十四字代之。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是也。倩雲聽之。忍淚答曰。妹亦無送別之作。借隔千里兮。共明月七字。以印證此心耳。按此寥寥數語。猶復背人而談。曩者綽綽之境地。今則日蹙不遑。世事循環往復。大抵如此。於李壽門後妻乎。何尤。將屆行期。

照例壽門有餞席爲祝師也。旣又爲雲士設一席於內堂。則後妻及倩雲雪蘭俱在似合家歡情狀。壽門頗快之。然而女及婿則各無一語。壽門酒後仍萌故態。謂我女與金哥相處久。今暫別。照例必有臨岐之語。且問有無留別送別詩篇。俾我一觀。壽門語及此。張夫人卽抽身出席。雲士目倩雲。倩雲首微俯。若不見也者。答父曰。近相約不作詩。故未嘗屬稿也。餞席之明日。祝師與雲士去。命僕送之出湘省。僕帶歸祝師書。謂入京後。將還蜀。展墓。府上可別延明師弟。大約不復出門矣。

〔評〕雙熱曰。失意哉雙雲。方其離而復合。不免喜出望外。只今合而復離。卻是意所不料。夫雲士僅僅移居外室而已。兩地無聊。相將飲泣矧更遠別哉。在雲士寧願須臾離倩雲者。不願離者情也。不得不去者勢也。雲士之行。不是負氣。正是知機。吾殊爲倩雲難堪也。

雲士去。去得沉鬱。祝老去。去得冷峭。

同一離筵也。前一次見得熱鬧。這一次見得蕭索。

雙雲話別。端的銷魂。一個口誦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十四字。一個只說路隔千里。夸共明月一句。而兩人心事已活畫出來。此妙文也。

第十四回 父喪

到京已臘盡春初。因路上略有稽留也。蓋祝師有族人方在汴省候補。因訪之。適委代理孟溫縣。因迂道之其任所。留半月而別。祝師雖與雲士偕行。因急欲知家鄉事故。不能以道里計也。旣至京。子長卽寓金公宅。應考揀選。爲期尙早。雲士仍請子長潤色文字。時金公病咯血。蓋于役雲南時。因傷暑而起。今復發也。醫者謂宜閒散養心。斯得痊可否。則時止時發。終必增劇。金公

亦自知身體漸衰。將謀引退。惟一時尙不能遂其初志。蓋雖嘗告病。尙未蒙允准也。雲士年十七矣。送歸原籍。應小試。未得入學。然文卷早已入彀。因限額見遺。人咸致惜。金公謂初次觀場。本不存必獲之心。矧年紀尙小。不怕進得遲。只要發得早。按（發字指登傍言。此前清科舉家諺語也。）小挫亦好。庶幾肯埋頭用功乎。既而祝師揀選得知縣。分發甘肅。擬先回蜀。展墓。然後由蜀入隴。別金公出都。金公略有贐贈。答其善教之雅意也。祝師既去。亦不再延師。令雲士自課。金公爲之改文。蓋金公宦囊蕭索。又因醫藥之費。爲節省計。故不復能爲兒子出修脯也。朱次瞻公車北上。李壽門厚贐之。託其致書周君雅。卽後妻之母舅。現任赫赫有名之左都御史也。金公深惡之。方思上章參劾。以招權納賄。略無顧忌。故朱次瞻不知金公意。適壽門亦託致書金公。及晤見時。以爲是壽門兒女親家。且曩日曾力拯壽門出獄。其於壽門。

自必休戚相關者。因歷述壽門後妻卽周君雅都憲之甥女。異日壽門當有
起復原官之望。并述已爲之玉成姻事等等。纖悉無遺。金公曰。自與壽門別。
以爲當進德無量。孰謂反遜曩時耶。君休矣。余亦不復作書。煩君致意壽門。
尙祈以名節爲重。朱次瞻慚惶而退。曰。唯。唯。金公以語其夫人曰。李壽門真
不長進。我前拯救他也。旣而歎曰。我自恨無目。夫人勸金公。彼旣有書來。不
可不復。金公憤然曰。我已深鄙其爲人。不願與之通函也。時金公病已深。故
愈益憤激。肝火甚旺故也。其後咯血益甚。金公子憂懼不知所爲。曾剗股以
進。亦不見效。其年夏竟沒於京邸。朱次瞻下第出京歸見李壽門。壽門適得
金公作古之報。方深感惜。及朱次瞻述金公語。以銜恨故。益甚其辭。壽門大
怒。曰。金健若老悖至此。宜其死矣。我深悔以愛女與其子。其子雖小有才。亦
多薄行。殊可憾也。按此二語。乃張夫人讒毀之故。謂前急於催君。遺金公子。

歸者。以公子曾調戲我女姪故。當時不便言。今幸其父召歸應試。泯然無迹。故待其去後。以告君也。嗚呼。毒矣。壽門以薄雲士故。漸有厭惡其壻之心。張夫人益得計。又壽門方得周君雅內舅氏之復書。意甚惓惓。益私喜。故夫人之言靡不聽從。金氏舊日恩誼。幾於完全忘卻矣。金公本清風兩袖。宦橐蕭然。身後益拮据。幾至不克歸葬。并賴同年摯友之贍。乃舉柩還山西。母子旣旋歸故里。家又絕少。恆產生計。益艱。破屋數楹。略修葺而居之。雲士教六七蒙童。脩脯之人。僅供餧粥。母以女工佐之。枯寂乃寒士本色。見者不知其家會有人挂名朝籍。固當年之宦族也。母一日語雲士曰。自爾父喪。楚南李氏除一弔之外。至今未通一書。不知何以恝然若此。當日李壽門羈囚囹圄之中。非爾父誰爲昭雪。旣出獄。卽定姻事。彼時豈不知我家固寒素者。今不幸父爾卽世。爾尙年幼。未有建立。然兒女婚姻。非其他親誼可比。乃一不顧恤。

則舊日恩誼似已忘。之人情冷暖。一至此乎。雲士慨然曰。彼若無書來。則兒
決不願先以書去。嫌於乞憐也。母曰。然不知他的女公子近狀何如。後母行
徑照汝從前所述。正恐不易爲之女也。幸倩雲讀書有見解。當能自全。否則
一嬌小女子。不且鬱鬱致病乎。雲士聞母言。默不復語。卽有所思。亦惟寄之
韻語。以道情懷。亦不敢以呈於母也。昔人有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富一
貧。乃見交情。李壽門以一落職部員家計亦不充裕。不過娶得一富室女爲
後妻。因以攀援於現任左都御史之門。遂爾忘恩負義乎。顧此猶非李壽門
本心也。蓋自張夫人讒毀行。而李壽門初意變矣。可畏哉。回思壽門當前夫
人初沒後。其姊勸之續娶。嘗毅然決然辭謝之。迨得夫人聘定。壽門姊適以
嗣子亦當婚娶歸。嗣子頗孝。媳亦賢。一門和順。家庭頗有生氣。子亦勸母不
宜再寄居李氏。旣而張夫人入門。壽門姊仍往來兩家。未幾嗣子游於外省。

家中乏人。亦遂不能來李氏而倩雲益寥寂矣。然尙時時思陳姑不置也。壽門蘆衣之變一語。曾親語其姊者。惜其姊久不至壽門家。眼前情狀。又所未悉。否則可以此語還質之矣。縱曰健忘。當猶能記憶也。

■評■雙熱曰。此回文字頗極雪上加霜之致。倩雲喪母。此一層雪也。失歡於後母而遭讒。間此又一層雪也。雲士無可奈何。賦歸去來。此又一層雪也。積雪未消。濃霜又降。雲士歸而嚴親下世。金公死而壽門悔婚。於是雙雲之境遇。愈變愈惡。雙雲之前途。愈趨愈險。此非雪上加霜而何。壽門忘棄金公營救之德。變心翻眼。視佳婿倏成劣子。怎禁得落井下石者有人。推波助瀾者有人。張夫人譖於內。朱次瞻煽於外。此又是雪上加霜文字也。雙雲他日畢竟何如。婚事前途。有無變動。令人急欲看下文矣。凡能令人急欲看下文者。則其所作便是好

書此回都用的是險筆。越是令人急煞。越是令人要看下文。妙極妙極。

壽門直妄人耳。金公諍友也。畏友也。且有德於彼者也。而仇視之妄矣。張夫人者婦人也。婦人之言不當聽者也。而竟聽而信之尤妄矣。以後妻爲赫赫御史之女甥故。以欲有求於赫赫御史故。因而曲媚後妻。弗敢稍違其言。稍忤其旨。妄之至矣。金公鄙之。吾亦鄙之。作者亦惟鄙之。故直揭其事。不稍假借。蓋憤筆也。

第十五回 起用

壽門娶後妻有日矣。朱次瞻雙管齊下之策。迄未實現。不免悶悶。惟於兩舅郎。及內舅氏周君雅處。則書幣往來如織。不似山右金氏寒門。門外可以羅雀。絕無人以一書半札投其敝廬也。朱次瞻爲李壽門謀。可謂竭忠盡智。無

纖悉不到者。一日來長沙謁壽門，壽門與同至武昌，登臨山水，酬答朋儕，實則皆爲前途遇合計。卽今世所謂四出活動也。其大舅郎在鄂省，亦以周君雅故，頗見賞於上官，故次瞻勸壽門來鄂。冀有所遇。惟壽門原職係京官，可位置者，不過山長幕僚等事，非壽門意也。久之仍返湘，益復無聊，官興因之暫淡，顧未能完全消歇也。明年春，周君雅六十稱慶，乃擬壽序一篇，以自獻才華，爲先容之地。屆時將親自入都祝壽，議與朱次瞻階行。壽門蓋以次瞻爲參謀也。旣而賓朋宴會，酒興太豪，連醉數場，忽感疾病，醫藥半月，猶未告痊，心甚焦灼。醫謂病未復元，不宜遠行。寒春且甚厲，犯之可畏。公體質虧損，氣血兩傷，宜善自調攝也。於是不敢冒險北上，差幹僕專送壽禮進京，并爲張夫人代擬一書，呈之舅氏，歷述壽門自罷官以來，種種困苦之狀，他人無可求者。須舅氏爲設法振起之，則沒齒不忘再造之大德云云。夫人此書，卽

出壽門手。舅氏宵不能知。所以必爲此掩耳盜鈴之計者。以爲甥婿初未會面。不免帶幾分客氣。不如甥女出面之校易措辭也。然而醜矣。壽辰過後。僕始出京。奉有回書。不過寥寥數語。謂所屬在心。且靜俟機會。當圖奉報也。旣而仍寂寂無佳音。益沈悶。然而無可如何。但書空咄咄。有時慨然太息而已。世間良好之機會。須待其自至。若一經干託。必存盼望之念。久之則五中焦急。度日如年。爲狀亦至可憐矣。李壽門不幸如是。亦何怪其性急也哉。於是爲破釜沈舟之計。挈眷入京。先辭山長一席。卽薦朱次瞻代之。大吏以次瞻雖亦高才實學。惜僅登秋榜。尙恐不足以饗多士之心。如執事能屈留固佳。否則暫代數月。尙可。如竟薦膺是席。則不得不方命也。壽門事事尙意氣。并帶次瞻入京。眷口本不多。一妻一女。一妻之女姪。卽雪蘭。不過四人。婢三人。男僕一人。老嫗一人。并朱次瞻計共十一人。此次進京。決策於張夫人。夫人

次兄曾來長沙省視其妹。以入都便道過訪也。夫人留兄數日。適壽門往衡陽。不及面。夫人詳述近狀。謂舅氏處若卽若離。似終無把握。奈何。兄謂妹不如與我一同進京。面見舅氏。當不枉爾一番跋涉也。夫人謂旣如此。請兄先進京。妹當與壽門圖之。或竟移家住京。以便與舅氏接近。或易遇機會。兄亦以爲然。因謂妹旣有志移家者。待我見過舅氏。再發書南來。迎妹與妹夫。則更有步驟。舅氏亦自不容謝其職任矣。此次已得京中書。略謂舅氏亦謂不妨先行進京。以待機緣。壽門夫人得此書。如獲九天恩詔。以爲事有必成。故決卽全家入都。親友有知其事者。咸來道賀。壽門謂諸君且慢賀。此行不過比之於博。未必一擲卽中也。於是餞席紛紛。益相與縹緲。不似曩者罷職歸來之日。酬酢者不過少數人也。今雖未見起復明文。而衆人心理。以爲全眷入都。必邀復職無疑。此又可以覩人情冷暖之大概者也。旣至京。自不免又

有一番周旋。張夫人時至舅氏家。并挈其女姪與倩雲同往。有時留數日始歸。周君雅長子。周小雅時供職某部。與李壽門年相若。所見亦相若。并乞壽門課其子。其子方十六歲。與倩雲同庚者。自壽門到京之半年。而復職之命下。固賴君雅之力。而輦金以爲通神之術者。則張夫人求諸老母。發慈悲心。以佈施於女兒女婿面上者也。君雅甚溺愛其子。若孫。蓋其子善奔走。此次賄託之門。雖曰得自君雅。君雅實轉委諸其子者。以如是多能。故君雅恆倚之如左右手。而門庭若市。亦全賴其招致者也。或謂壽門此次得遂其願。雖爲時甚遲。然親戚情誼。周氏固亦不爲薄矣。而抑知否。周君雅父子。固不論親疏遠近。彼蓋一視同仁者。所視維何。則銅臭之錢神耳。謂爲同仁。夫誰曰不宜。然則李壽門此番。於賄買復職正項開支外。(此項聞亦賄託內監者。)當必更化去張夫人奩贈之資。以爲周小雅經手費者不少也。而抑知

又否否。豈小雅貪於他而獨廉於此乎。抑冀望壽門復職之後。互相援助。以賣此情乎。卽不然。知壽門本一寒士。旅橐不豐。留待異日取償。如債權人之放債乎。皆非也。彼固於未復職之先。先訂有極苛刻之條件。逼壽門使不得不帖然聽從者。張夫人且陰爲小雅助。故不須更化去夫人第二費用矣。可畏也哉。可畏也哉。

【評】雙熱曰。此回可作一則『官場現形記讀』亦可作一幕『社會新劇觀』

第十六回

奪婚

先是張夫人屢至舅氏周君雅家。爲其夫奔走也。又屢帶壽門女倩雲及其女姪雪蘭同往。而或留宿者。前旣述及之矣。小雅見倩雲姿致超乎凡俗。性情和厚。又知其學問更復絕女流。駿駿乎可隨儒士之後也。意欲爲兒子國

俊聘之。而以雪蘭偶其次子國傑。年皆相若也。倩雲取其才。雪蘭取其富。既而知倩雲已爲金氏所聘定者。因與其表妹語。以爲深可惜也。否則倩雲爲我家婦。豈不甚善。張夫人深恨金公子下等人。喜閱鄙俗小說一語。銜之次骨。故雖亦不悅於倩雲。而猶不欲棄之。以與金夫人心靈計毒。因謂小雅曰。哥哥如欲倩雲爲媳者。妹能辦到。諒金氏窮到衣食不周。亦決不能成此親事矣。小雅以表妹爲之內主也。則事必能成。因喜甚而問計焉。張夫人曰。是不難。金壽門復職事。幸賴舅舅與哥哥大力。得有八九分希望矣。哥哥何不請舅舅提出此求婚之一語。壽門允諾固佳。如其不允。則可暫將此復職一事。擱置一邊。妹從中又可以稍盡臂助之力。彼旣盡室北來。如孤注之一擲。勢成騎虎矣。彼無論如何愛憐金壻。亦不能不迫而棄之。以爲身謀。則百鍊鋼亦當化爲繞指柔也。況近來對於金氏。亦已非常淡漠。故以我料之。此可

望必成。至於倩雲方面。一小女子。自當聽從父母作主。况辭枯集菀。人有同情。舍式微之寒家。而就赫奕之貴族。彼當自慶有福矣。惟此女前與金氏子幼同筆硯。情愛頗曖。此則壽門失於檢點。故於溺愛之處。我常常戒之。幸金氏早來召其子歸。不然恐將不可問。雖然男女愛情亦未必不可移者。(聽此聲口。張夫人身分可想矣。)令郎儀表殊不弱於金氏子。才又秀美。我料倩雲亦未必固執而不化也。今常來府上。使時時與令郎相見。以爲異日發表此事地可耳。(如此手段。卑劣齷齪甚矣。)小雅聞之大悅。謂如此妙計。雖諸葛復生。亦不能破之矣。賢妹之惠。不敢忘也。時適周君雅家。有人贈菊花百數十盆。異種名花。半皆採自揚州者。蓋揚州多著名之鞠花也。於是開筵賞菊。集近眷於內堂。不召外賓。專柬請張夫人。并及李倩雲。張雪蘭二位女士。公子。張夫人意會。卽命二人同往。雪蘭欣然。倩雲以賞菊筵宴。必多紛擾。不

屬。往託言體不甚適。請母代辭。張夫人曰。人家持柬來請。乃十分看重。豈可不受人抬舉。速易衣與蘭妹同去。無孤負人盛意也。且體不適。一至熱鬧場中。哥兒姐兒團聚在一處。看花笑樂。精神自爽矣。（按張夫人數語。皆句中有眼。其情形可謂活現。）倩雲聞此語。鄙其惡俗。心中滋不悅。然不敢不從命。（嗟哉雲姑。不自由之苦甚矣。）乃偕往。果也小雅夫婦暨二子一女。並張夫人倩雲雪蘭三人。共八人。合一席。名爲賞菊之會。無異開家宴也。且小雅意中以爲隱然小夫妻兩對同侍。不啻行樂圖矣。（如做夢。）小雅與張夫人所設謀畫。已與乃父言及之。君雅既歸。至內堂。諸小輩皆起立迎之。請亦入座。君雅曰。我老人不勝酒。不入席矣。命僕進清茶一杯。實則此老亦來端詳李氏公子倩雲也。既罷宴。君雅命僮喚小雅出。語之曰。我細察倩雲。遠勝雪蘭。此事若成。國俊之福不薄也。然則媒氏何人乎。此未可輕易託人。

者。非心腹不可。究係奪人之婚。不足爲外人道也。小雅躊躇半晌曰。得其人矣。此事非朱次瞻不能任也。君雅亦喜。曰。此人實有長處。明日爾喚之來。待我語之。次瞻至。君雅故作不知。倩雲之已字金氏者。語次瞻曰。欲相煩一事。李壽門我之女甥婿。其女則亦我之孫行也。今猶未得快婿。小孫國俊。君曾見過。以偶其女公子。壽門諒無不願。少一冰上人。敢煩足下。爲請其庚帖來。有厚酬也。次瞻囁嚅曰。容卽與壽門商之。次瞻以語壽門。壽門曰。足下何不直說明白。我女久已字諸金氏者。鄧憲故未知也。今卽煩足下去言之。否則以配其文孫。固是嘉耦。奈已鑄錯在先。不可改也。「觀鑄錯」二字。卽知壽門之不能堅守初志矣。」次瞻曰。論理自萬不能改。顧金氏衰落已甚。現亦久斷信息。周都憲勢方赫赫。君方有求於彼。事尙未大定。一旦失歡於周氏。夫誰復爲君奧援者。請三思之。「豈知張夫人外。還有一好幫手。」壽門曰。此

事終不可行。我異日何以見金健若於地下。「觀此語。未嘗不有良心。然而卒爲勢所移者。利欲之私。紛紛迭起。戰勝良心也。」次瞻出以復於周君雅。君雅卽命小雅見之。「如此方妙。方有說話。」次瞻以實告。且言弟已略用言語打動他。現尙固執。他日再當說之。恐尊大人懸盼。故先來說明。小雅謂此事家父實未知。今姑不必向之說明。以後與弟接洽可也。諸費大力。當俟後報。是日壽門卽以此事語夫人。夫人曰。金壻待君。可謂目無尊長。在南中不見一問安之書。猶曰寄附不便也。旣至京。寄書至易矣。仍不見片紙隻字。以我主張。絕之可也。「張夫人開口便很。金公子不肯乞憐。寧知反授人以口實乎？」壽門曰。絕之二字。如何可以出口。不修問安之書。亦當諒之。究竟年幼。未可過責也。(此實平情之論)。張夫人曰。我不過旁觀不平之語。主權在君。於我無涉也。「明明是憤語。偏說無涉。」壽門正在極不敢開罪夫。

人之時見夫人生氣卽曰夫人且息怒事當緩商何必云無涉且我女卽爾女何見得是我一人有權「一轉移間卽反客爲主夫人真善於將將哉」夫人正色曰我亦有權乎壽門曰女嫁男婚父母均有權夫人曰我亦有權則我作主改與周都憲文孫遣一使向金姓索還庚帖恤以百金亦對得住他矣「夫人銳甚竟拔營而進矣」此後爲倩雲兒見得好人家一生吃着不盡「多謝多謝」君亦有以對前夫人矣何樂不爲乎「更妙似全爲倩雲謀者最後錦囊猶未用着故並不及干求周都憲一語留得妙夫人可謂能矣」

■評雙熱曰陰險哉張夫人直是一個女奸雄也壽門烏得不入其玄中雙雲又烏得不敗乎作者一枝筆直類禹鼎溫犀寫得出說得透行文至此蓋亦險極矣

第十七回 截髮

一席話終不得要領。壽門此時左右爲難。明日朱次瞻又至。苦口勸壽門。壽門曰。都憲文孫年齡尙小。未至結婚之時。亦不必汲汲。且此事未可造次。我今舉家進京者。爲謀自己前途事。今雖似已有眉目。尙未辦到。以我主見。現在我方寸不寧。無心談此事。且待復職事辦妥。再說未遲。壽門此語蓋亦緩兵之計。既不忍卽棄金壇。又不敢告絕周氏。以爲俟起復後。則稍有自主之權。不知此中關鍵。早已爲人識破。壽門壽門。爾既要做官。必不容爾做人。非喪盡天良。烏能在官場中站得住脚跟哉。「罵盡官場痛快之至。」次瞻於是斬關直入。曰。君所急欲辦到之事。本當早見眉目。今消息反沈滯。似入五里霧中。此中蛛絲馬跡。可以推尋。君何又不悟乎。今無他語。請君一權輕重。可也。弟爲君謀。不敢不忠。是以昨日有請君三思之語。君固解人。亦何煩弟。

喋喋耶。壽門默然少頃曰。君姑爲我探聽小雅所謀之事。日間已得手否。彼若問及姻事。則可答以近未提及。大約終可成就。次瞻笑曰。終可成就。冠以大約二字。此不負責任之言。如何可以答人。假使他對於君所託謀自身重要之事。亦曰大約終可成就。則君聞之。當作若何之感想。壽門被迫。則曰以君度之。究竟若何。次瞻曰。待我姑去探個確實消息。再來奉聞。隔兩日。張夫人又至周氏。既而匆匆卽反。壽門問可以遽歸。則曰君自身之事。似乎漸弄漸遠了。我故急急歸來。報與君知。觀舅氏與表兄之意。似皆淡漠。不似從前之熱情。煞是可疑。壽門頗着急。曰。然則奈何。夫人曰。事既不成。則有幡然南歸耳。壽門曰。夫人何不以至親之情動之。夫人曰。人欲親我。而我不之親。烏能以親情動人。壽門聽此口氣。頗疑夫人在周氏處。已有允諾之語。故語語刺激着。着來逼。因思弄到自己妻子。也不盡心力。此事安望能成。乃嘆一口。

氣道罷罷罷。我李長年爲窮了幾個錢。不能不求人。竟被人逼到賴婚之一日。說罷竟淪下幾點淚來。由此看來。李壽門良心畢竟未全死。比朱次瞻尙高出幾層也。夫人見此情形。未免也有幾分不忍。反用好言來安慰。允明日再至周氏。壽門曰。我今已明白了。我不允以倩雲改配你的表姪周國俊。則彼始終不把我事成就。今我怕餓死京中。只得做一個不義之人。做一個被人恥笑之人。竟允他便了。（我不知張夫人何以聽得進此等話。使他做不義之人。做被人恥笑之人。皆蒙夫人之賜也。）於是夫人卽命僕請朱老爺來。以喜信報於周老爺。轉報都憲老人。朱次瞻至壽門謂現在我只得從老年兄之勸。應允周氏求婚。年兄速報知可也。（按張夫人報復金公子。自以爲至此始告成大功。）壽門近日又悶又急又氣。又絕無人商酌。一時竟未曾想到自己女兒不肯改節之處。按此事夫人每秘密與壽門談判。不令

倩雲知及遺次瞻行。次瞻曰。口說無憑。做媒人須持庚帖。壽門卽以紅柬書倩雲庚帖與之。寫時手爲之顫。次瞻既去。壽門小病兩日。周氏卽請次瞻來報文定之期。而起復李長年之明文。亦於是時接着。壽門一則以喜。一則以傷。家中僕人皆叩喜。並請叩雙喜。蓋倩雲事亦同時發表於家中也。倩雲聞之不信。卽親來問父。父垂涕告之。以此事原委。倩雲大哭曰。兒身體固出自父。父旣起復原官。兒不能再爲父用矣。將一死以見母親於地下。一慟旣絕。父亦哭曰。此余之罪爾。母死此事尙可挽回也。於是立請次瞻以倩雲覓死情形告於周氏父子。聞此消息有難色。因問次瞻如何辦法。次瞻曰。急之則變。不如緩之。小女子一時激烈。日久當可解勸。周氏父子亦以爲然。謂庚帖旣來。稍緩定親亦無妨也。倩雲必欲覓死。遂不食。壽門方料理復職事。自有一番上衙門老例。及一番照例之應酬。家中又出此危險之事。真是忙上

加急。實在覺得一無趣味。(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乃命向來隨侍倩雲之老嫗。一刻不離左右。且多方勸戒之。倩雲曰。我今日只有一死以見我母爲樂耳。爾看住我。使我不能自尋死。則我終不食亦必死也。老嫗曰。姑娘當三思。金公子現在本鄉。異日必飛騰雲路。姑娘若死。豈不孤負公子乎。倩雲曰。余身雖不死。恐終不屬金公子。余父必再爲人刲也。故不如一死之爲愈耳。嫗又曰。姑娘尙未四面周到想來。且請聽我一言。現在周氏已經老爺託朱老爺去回絕。雖未必遽還庚帖。而文定之禮。自不能卽行。蓋未得老爺允諾。不便强行也。此姑娘之不必急急覓死一也。金公子若聞姑娘死耗。則彼之傷心。自可想而知。萬一致病。姑娘能忍於心乎。金公盡力以救老爺。姑娘以一死致害其公子。可乎二也。有此二因。姑娘還當從長計議。且姑娘雖云見母地下爲樂。亦知母親萬不願姑娘草草入地乎。此亦一所當思及者。倩雲聞此。

一番言語心爲之動。乃曰蒙爾勸我所言固皆有理。但我不有表示。則周氏覬覦之心終不死。嫗曰表示奈何。倩雲曰欲我食。則效古人截去耳鼻。毀形以自全。不然終懼不免。嫗搖手曰使不得。曰然則我先去我髮耳。嫗曰嫗當先稟明老爺。壽門聞之泣曰賢哉女也。謂嫗曰從其志去髮可也。壽門實畏周氏再來相逼。故欲以此抵制。亦利用之。於是一握煩惱絲悉付并州快剪。諸婢見之皆深爲致惜。老嫗勸倩雲將截下之髮收藏之。異日以示金公子也。於是倩雲始勉強進餐。

【評】雙熱曰張夫人直是一錠黑墨。壽門好端端一顆素心被渠點染得不清不白。不惜以掌上明珠爲起復一官之交換品。雖非其本心。畢竟木先自腐。壽門不能安貧樂道。亟亟惟祿是干。是其方寸靈臺。先已著一黑點。張夫人更從而點染之。宜其心之變得一塌糊塗也。

爺姬之勸慰倩雲措辭極爲得法。此行文之絕路逢生處。否則倩雲必死。雙雲記當不復有後文矣。

壽門畢竟有些明白。彼亦知婚之不可以賴。倩雲之必不可堪。徒以一己鬪。已軟化於張夫人雌威之下。口中弗敢半個不字。吾初恨之。終乃憐之。

第十八回 寄女

張夫人頗不快意。亦恐其事終難成就也。因語壽門曰。小小女兒。乃如是不聽人言。萬分拗強。真所不料。壽門姑順夫人意曰。儘他便了。他沒有福。人雖愛他。亦沒有方法。所爲愛莫能助也。故他要剪髮。我許他剪髮。他日若要出家爲尼。我也許之。夫人聽了壽門這幾句話。心中頗覺適意。以爲壽門亦不喜其女。有忿恨之聲口矣。（此番夫人卻被他瞞過了。）周氏亦不急求成

就。又聞倩雲覓死不得。已經剪髮。頗有幾分厭惡之意。惟周君雅則在家中極口稱贊李氏女公子之賢慧。家人則謂怨生覓死。截髮爲尼。不怕羞恥。做出種種潑辣行爲。還說他好。真是怪事。君雅歎曰。非爾等所知也。周小雅亦謂他日此兒如肯回心。我依舊欲爲國俊定。○小雅之妻。則意頗不善。○主張還他庚帖。無誤兒子事。(小雅之妻。實暗中救命星。倩雲當謝之。)以是此事擱置不提。朱次瞻雖貪做媒妁。究不便旁邊情急。惟倩雲在家。則常受張夫人冷嘲熱諷。頗覺坐立不安。有時抑鬱已甚。則語某嫗曰。我當時原說要死。死卻豈不乾淨。亦不受此等冷言冷語矣。嫗曰。姑娘忍耐。從來後母往往如是。不是今日始有者。總以善保身體爲孝。老爺心地尙明白。姑娘當亦知之。倩雲曰。父親本自慈愛。只是受制於後母。致不能憐我。真可歎也。自此倩雲常多疾。又怕後母。或有心中不適。索性託病不出閨門謝之。嫗謂此法

甚好耳中可以少聽許多言語也。壽門有時親至倩雲臥室。視其病見其消瘦。則淚下交頤。倩雲亦泣。既而曰。父親不必自來探兒。蓋恐老人家反受後母之氣也。壽門曰。我兒無慮。我自有主權。現在弄得爾如此模樣。我已對不住爾亡母。願我兒善自排遣。我已作書密遣人至山西存問金公子母子。早晚當有好音也。(觀此則壽門當日被逼之苦可想而知矣。然究係自差主見。此可爲奔走權門者戒。)倩雲自此以後心亦稍稍安。而某嫗者亦打聽得周小雅夫人頗不願再提及此。因以密告倩雲。謂姑娘覓死截髮之舉。因可算得力。現今周府已不願再談此事矣。倩雲聞之亦稍慰。惟病若稍痊。則後母又多方尋釁。總使之不得安寧。蓋彼目的將達而未達。故終不肯少休。則倩雲命中磨蝎尙未除也。所幸張夫人不再能帶之至周氏。則少一違心之周旋。亦未始非得也。一日忽老嫗來報。祝師老爺到京。聞寄居在汪第。其來以

應禮部試也。倩雲不信。曰：「祝師已揀選得知縣分發甘肅。萬無再來會試之理。爾必聽誤。卽或來京亦決不爲應考也。」明日壽門到倩雲臥室。語以祝先生在京。我明日請他來寓中飯。爾可與之相見也。倩雲曰：「我髮已截去。不便見人。父曰：『不妨。今日他來。我已略語之。』彼深爲惋惜。因赴友人約。不便久留。否則卽當喚爾出見先生也。明日可以暢談。倩雲問先生究以何事來京。壽門曰：「說也甚奇。他往甘肅候補。爲藩司衛公所賞識。非賞識其吏治。乃反在文學方面。因無缺可調劑。延之在署教其公子。公子年二十四。已中秋榜矣。今春進京會試。藩司衛公卽勸祝子長將知縣自請取消。一同入京下場。蓋衛公善推命。推算子長。今科必登高魁也。倩雲曰：『怪不道老嫗言其會試來京兒不信。今果有此事。明日祝子長來。倩雲出見先生而無言。含淚欲泣。子長曰：『倩雲母悲。我已深悉原委。令尊大人亦深憐爾。前事不必再挂於懷。』」

也。倩雲乃曰。久不見先生。有孺慕之意。故咽不能言。非爲他事也。「說得體。倩雲的是可兒。」既而倩雲反身至內。父命之入。爲我將與先生細談衷曲。也是日張夫人帶雪蘭及婢杏珠至周氏。因小雅夫人生日也。壽門因謂子長曰。足下多年知己。亦不必諱言。我非後妻。亦不得起復原官。然而小女則苦矣。大約當日金壻與小女年幼無知。必有開罪後母之處。今讎隙已深。金壻處我遣人去存問。今尙未還。彼不通書至京者。大約不肯乞憐之意。乃父遺風也。故我先使人存恤之。此段親事。能早早團圓方好。免得小女受種種閒氣。他體弱多病。實在苦也。言次黯然。子長曰。闡後我當爲君走山西一次。務使早成。以釋君憂。壽門起立致謝。汪漢槎者。祝子長座帥也。子長今卽寓汪第。以衛藩司之公子。爲汪公之壻。故同寓焉。汪公爲人。雖似巽懦。而立心頗正。祝無事時。偶與談金健若及其孤子。汪公勤勤訪問。蓋亦素欽佩金

公者也。祝因將壽門女倩雲事詳述之。汪以語其夫人陳氏。明日陳夫人請子長至內堂再詳細詢問。蓋惻然有憐惜之意焉。夫人多子。止一女已嫁。因語祝。我欲以李倩雲爲寄女。使之往來我家。爾老師有外放山西巡撫消息。屆時可帶李倩雲出京。與金公子完花燭。我爲寄女賠嫁。小贈薄奩亦無妨也。但不知李壽門意如何。乞爲探之。按陳夫人秉性豪爽。有閨門任俠之風。自聞汪公語。卽性急。欲見倩雲。繼以不便冒昧。故提出認爲寄女之說也。子長曰。如此甚好。吾知壽門方且求之不得。可保必成。且感謝我師母厚恩也。陳夫人笑曰。敢煩速去。我心爲之憂急。必辦到而後食能下咽也。於是祝卽以此意告壽門。壽門大喜曰。此天所以報金公者。明日我卽具禮送倩雲拜寄父母。請先生紹介也。祝去復陳夫人。夫人亦大悅。壽門卽告倩雲以此事。并詳述陳夫人意。倩雲以截髮爲嫌。父曰。正爲此事憐爾。又何嫌。即使人報。

知李夫人。謂祝子長說及倩雲聰敏。其師母陳夫人知之。欲認爲寄女。明日去拜也。夫人尙在周第。卽復曰。自然爲父作主。不必向我說也。壽門不過通一音訊。此事自不肯中止矣。祝師旣偕倩雲去拜寄父母。汪公與陳夫人十分憐愛倩雲。卽留倩雲住十餘日。數與之談一切事。繼及學問。汪公與陳夫人曰。倩雲學有根柢。非尋常兒女子也。自後歸不及三日。陳夫人卽命肩輿來候。張夫人亦素聞陳夫人名。不敢再委屈倩雲。恐爲陳夫人所知。有關顏面也。(要顏面還算好)自是倩雲稍有生氣矣。

■評■雙熱曰。此回有撥雲見日之妙。壽門忽然明白覺悟。一面撫躬引咎。吐肺腑以慰倩雲。一面回心轉意。馳書以存問雲士。此撥雲見日文字也。祝師來做救星。倩雲寄名汪氏。此又撥雲見日文字也。吾閱雙雲記至此。初爲倩雲弔者。今乃爲倩雲賀。魔星退。喜星將現矣。作者

好大筆力。作此翻騰。此是全書中最有氣力之文字。閱之令人破涕爲笑。

第十九回 西征

壽門所遣往山西之人已歸。得復書略謂俟服闋後或來京一游也。所蒙饋贈甚感厚惠云云。而使者則述金夫人及公子頗露寒儉之狀。夫人則問姑娘近況。答以頗好。一切波折。則皆秘不令知也。壽門聞金氏處境窘迫。而竟無一書至京。愈益重之。默歎金公教訓之得其正也。幸此事經倩雲覓死剪髮。自爲抵制。未曾弄出大不妙來。不然真無以見金公於地下也。(反覆寫來。總覺得壽門良心未死。而金公當日與之爲友。亦不好算十分不識人也。)春闈榜發。祝師子長竟中進士。殿試點庶吉士。衛公子落第。先回甘肅。而汪公巡撫山西之命尙未下也。子長將出京。照例新翰林可請假一年。回籍

掃墓事畢。然後進京供職。子長商之壽門。謂我歸順道晉中。先去安慰金夫人。及其公子。俟我假滿。由蜀入都。再道山西。帶之來京。壽門以爲甚合愚意。屆時可在京完姻也。子長又曰。汪老師早有外放山西消息。本擬帶女公子至晉。卽在撫轅嫁之。此事更好。但不知何故。至今未見命下。今與公約。如汪公果放山西者。則爲迅速。可照原議。亦不負我師母陳夫人一片熱心也。旣訂約而別。過幾日。京中料理畢。祝子長卽出都。道經山西。過金公子草堂。出見。具道來意。截髮一事。亦隱而不言。夫人暨公子皆感謝。時公子已滿服。將應小試。因家貧。不復從師。自己用功而已。母亦時時督之。祝師索其文觀之。喜曰。蓬蓬勃勃。自是用功氣象。惟小試似不利。以落墨太大。議論太高也。然科場中必然順利。有厚望焉。諄勉而別。其後院試。果仍名落孫山之外。公子不免懷愁。母勸慰之曰。功名遲早有定。但讀書養氣可也。雲士自以母言。

爲然。仍潛心讀書。所居背山面溪。竹樹蕭疏。乃在一市集之冷僻處。頗類田野之居。後屋有餘地半畝許。藝蔬栽花。頗堪自適。授徒之暇。更有芸灌清課在焉。以視在京塵中及長沙旅寄時。雅俗不侔矣。不知者疑爲困苦之境。當局則怡然坦然。能自忘其曾爲宦家眷屬者。蓋翛然自適。不求諸非。形神不勞。自得天然之樂。塵事無足以擾其胸者。所以山林遯迹之士。往往有三徵五聘而不肯出山者。或偶一出仕。旋卽棄俎綬而歸園田者。或疑其矯情干譽。其實不然。猿鶴之性。習於舒散。被繫樊籠。雖供養特殊。而飲啄反不甘也。金夫人及其公子。平日與李氏不通一書。固其志節。然亦習於清貧。不以爲苦。反以爲適。乞憐之念。自無從發生矣。汪侍郎與陳夫人。亦偶談金公子。謂前曾在金健若侍御寓見過。溫文爾雅。眉目清秀。金公爲人如此。其後必昌。與倩雲相配。可爲嘉耦矣。自祝子長出都九閱月。汪公巡撫山西之命始。

下公前曾爲山西學政三年。多士咸頌。今者開府舊地。膺寄封疆。晉人聞之。非常歡忭。故撫調任粵東。已離晉一年。撫篆爲藩司獲理。故命下之日。催促卽日啓行。此雖朝廷常例。而亦有特別者。以急須接任也。然料理出京至速。亦須半月。汪公親至李壽門寓辭行。並謂須帶寄女倩雲一同至晉。將實行前託祝庶常(子長欽點庶吉士故以庶常稱之)所述之意。壽門十分感激。謂諸事皆賴鴻慈。當銘五內。不忘盛德也。明日壽門至汪第。以銀二百兩託汪公。屆時代辦薄奩也。餞席紛紛。自不必說。倩雲辭別父後母。不免各灑臨岐之淚。陳夫人則笑語汪公曰。倩雲前日自到我家。只算暫去其繫縛。今則居然振翼飛出樊籠矣。汪公笑曰。佳境漸入。不獨脫離繫縛。飛出樊籠也。側見雙翠鳥巢在三株樹。可爲之詠矣。陳夫人曰。合昏尙知時。鴛鴦不獨宿。此舉頗快人意。我等亦可算做得一件好事也。出京之日。車如流水馬如龍。送

者遮道。侍郎開府晉中。與前番簡放學政出都時。更自不同。而倩雲回想前番隨父南下。冷清清止金氏一家送別者。大有天淵之隔。因念無怪世人貪做官。既入仕途。又復貪做大官也。然而由我觀之。不過一時之虛榮耳。汪公旣抵任。自有一番忙碌。半月之後。稍事清閒。乃修書一封。差一旗牌。送至金公子府上。金公原籍本上黨長治縣。其後金夫人與公子扶金公柩歸葬畢。遷居至沁洲之沁源縣。在上黨西北。而省會之南。爲金夫人娘家故里。初居長治縣一年。後因族中爭產糾葛。幾涉訟。金夫人主張將舊宅割讓于族人。略收得價銀百餘兩。又以族中多不務正業者。遂遷沁源。金夫人蓋依其弟以居。旣而卽以此銀百餘兩賣屋一所。卽今所居面溪背山者是也。汪公差人至沁源。金夫人及公子拆書視之。知巡撫汪公係金公故友。略贈銀幣。爲問慰。并邀公子卽日與旗牌到省一次。並未說穿帶得倩雲來晉等事也。公

子與母商之。母謂禮無不答。汪公厚誼殷惓。爾自當進省一拜。於是與旗牌一同啓行。

【評】雙熱曰。人心最無恆軌者也。壽門之於金氏。前因杳無音書而嗔怪之。今因杳無音書而轉器重之。此無他心以爲善。則事事可以曲諒。心以爲不善。則事事可以吹毛求疵。壽門能覺悟。能轉變。畢竟可兒哉。

壽門既覺悟矣。轉變矣。重之以祝子長之說法。陳夫人之吹噓。於是壽門之方寸靈臺。大放光明。於是雙雲之婚事前途。漸入佳境。閱者讀至此回。也當浮一大白。

寫金氏母清貧之狀甚佳。有隱逸風。無寒酸氣。

第二十回 鏡圓

金公子既至省垣。入見汪公。修後輩禮。汪公謂昔日在都下偶見一次公子。年不過十歲左右。一別多年。所惜尊公早世。不及見公子長成。公子謂鄉居乏師友。學問不進。痛負先人。尙望伯父有以教之。汪公曰。今後我與府上。不獨世誼。且添卻一重姻誼矣。雲士實不知此中曲折。因曰。小姪愚昧。有所未知。望伯父明以教之。公曰。道路奔馳。想多勞頓。且事休息。我適有屬員。因公請見。少頃再談也。一面已使人安排書房兩間。俾公子暫下榻其中。公子既至書室。忽聞窗外有人聲。似僕婢輩來此窺探者。旣而微聞相貌甚好一語。公子卽反身向內坐。又聞一人曰。此姑娘之福也。聽至此心中大疑。兀不自安。旣而送餐者至。謂大人出轎有要。公不及奉陪。請公子獨自進膳。雲士清潔自好之士。又心中常念倩雲。忽聞此語。實不能索解。勉強進膳。實在食不下咽。是夕又寢不成寐。輾轉枕上。忽入夢。似聞汪公傳命。將己招贅。己不肯。

媒妁來勸。雲士則謂我自有婦。何得重婚。又聞媒妁言。汪公乃現任巡撫。爾岳乃已革主事。爾何不知去就也。且汪公赫赫之勢。位冠百僚。能貴人。能富人。亦能殺人。爾若肯就。爲巡撫之婿。立即富貴。若不聽。正恐禍且不測。公子怒曰。我道汪公有念舊之情。命我到此。誰知心懷不良。爲此刲婚之舉。我金某不貪富貴者。媒妁又曰。富貴不貪。性命亦不要乎。公子曰。汪公封疆大吏。雖生殺有權。亦斷不能戮及無辜。何謂我不要性命。既而此媒妁又爲朱次瞻。次瞻固雲士在長沙見過者。謂雲士曰。公子爾有所不知。現在李倩雲已在長沙病死。故我爲公子執柯。再續此段良緣。汪公以與公子先公有故舊之情。故肯俯允。他人求之不得。公子何猶如是。切勿錯過。公子則曰。我不信倩雲死。爾等設計刻婚。乃造作此等言語。我決不從也。既而又若汪公自來勸公子。公子決不願。並謂我卽日歸去。家母盼望云云。忽一瞬。汪公與朱次

瞻均不見。見倩雲獨自一人入見公子而哭。公子起謂拭淚曰：妹久不見。何消瘦至此。人謂妹死。我固不信。妹卽死。我亦相從地下。決不改節也。妹請放心。倩雲哭而言曰：哥哥心堅如鐵石。我豈不知。但我實已死矣。今乃我之靈魂來別哥哥。願哥哥勿以我爲念。雲士聞此語。卽失聲哭曰：妹以何時死。以何病死。快語我。語未畢。倩雲忽不見。雲士至此。乃頓足大哭不止。自驚而醒。醒時已紅日在窗矣。念此夢不祥。獨記當日在京與倩雲妹同感惡夢。然終得觀音大士之救。今豈不驗乎。大士果安在耶。（其實陳夫人即可當得觀音大士。）雲士積疑生夢。因夢而懼。頗不自安。急欲知汪公見召之意。汪公一連數日不與見。惟日使旗牌引之到省城各處遊玩。登覽以資消遣。而金公子方懷疑莫釋。度日如年。汪公那裏知道。所以不卽見者。因金公子到省之日。適接到祝子長在途所發信。謂卽日將來。已於今日繞道沁源去探望。

金夫人及其公子也。彼固不知公子已在撫轅。而汪公以爲祝師將到。此事待他來說明之。較爲自然。免得自行說出也。旣而子長到省垣。旣拜見汪公。具道赴沁源見金夫人。將前事細述一番。夫人感激涕零。今金公子旣在此。即可擇日爲之完花燭矣。汪公曰。然。惟公子雖在署中。此事尙未告知之。因知足下將到。卽煩足下與之說明也。祝子長曰。諾。少頃。卽與公子相見。彼此道契闊之情。子長是夜亦在公子室中下榻。乃將李壽門進京。及周氏奪婚。倩雲剪髮。中丞公夫婦認爲寄女。今膺簡命來晉。卽帶倩雲同來。將與爾完花燭等事。一一告知公子。公子聽罷。呆若木雞。以爲人世事故。乃有如是之變幻乎。昨夢固由疑慮所致。無足憑也。雲士乃語祝師曰。此事未可造次。我明日當拜別中丞公。歸去覲母。得有母命。然後再來。子長曰。論理固當如是。然我已語爾堂上。爾堂上非常感激。已深悉此事。雖不歸亦無妨也。往返頗

周折似可不必歸矣。雲士不肯。明日子長以此語告。汪公益重其不苟。因請公子至內堂。夫人出見。公子拜謝。夫人卽命請姑娘來。謂向在一處。今日先生亦在此。當先出與公子一見。然後成禮。倩雲遂與雲士重相見。各有難言之隱。哥哥妹妹相喚一聲而已。無他語也。倩雲此時蓄髮生長。頗速。再益之以髢。依然雲鬟垂垂。不減曩日風姿也。雲士歸。汪公仍派人送之。而陳夫人主張。旣公子歸。則并派女僕同行。務請夫人同來。於署中打掃別屋數間。卽爲金氏宅。待完姻後。俾倩雲亦得盡婦道也。鄉居究不適。堅囑公子請母夫人勿卻。若不來。則我不悅也。公子唯唯而別。往返約一月。夫人果同來。因將久住省垣。故稍有料理。其鄉居之屋。暫託弟姪收管。於是中丞公擇日爲二雲行合巹禮。略有筵席。雲士以事外舅姑之禮。事中丞公及陳夫人報德也。先期已發書京中。告李壽門。壽門亦有謝書。至子長俟。二雲完姻後。卽欲進

京中丞公挽之再留十日始入都。雲士謂倩雲曰：「妹苦矣！」倩雲曰：「此自是命中磨蝎。君昔日所夢諒未忘。幸大士慈悲，終出手相援耳。」倩雲又曰：「自經種種刺激，覺富貴勢利之場，實已味同嚼蠟。世道漸不古，爲廉吏則無以庇子孫，何如半耕半讀，作世外散人之爲愈乎？」夫耕於前，婦織於後，何爲獨讓昔賢專美耶？雲士曰：「妹所言可謂實獲我心。」中丞公夫婦厚德不可忘。目前不便遽言去。如公升遷，則我等可奉母仍返沁源，半村半郭，頗堪棲也。兩人計議大致已定。居一年，又逢學考試。雲士意欲不應。中丞公勸之回籍，遂以縣案首入學。明年登秋榜，又明年禮闈報罷，而中丞公奉調署川督之命。雲士倩雲遂奉母鄉居。此書本當敘至二雲合卽已，嫌於畫然而止，故略作尾聲。此後如何，且留作讀者想像之境地矣。

【評】雙熱曰：第三回佈一夢境，乃正面文字的影子。此回佈一夢境，乃反

面文字之尾聲。雲士作此一夢。怕極矣。惶惑極矣。何意倩雲不死。祝師做美。汪公夫婦多情。竟與倩雲克諧好事。則這一喜乃真喜出望外也。

此回雲士之夢不必真有。而不可不有。所以有此夢者。作者故以險筆急一急閱者也。且作者藉以表白雲士一片心。舍倩雲蓋莫屬也。雲士一腔氣節。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也。

雙雲悲離歡合。屈折離奇。閱至此回。有三五月圓之致。一收妙有含蓄。大有江上曲終之概。

雙熱又曰。此篇乃奇情小說也。好在始終不作一膩語。不著一點狎穀。吾佩其高致。又好在字裏行間。在在諷世諷人。卻又是絕妙一篇社會小說。吾佩其匠心。若欲以文辭上論其短長。抑亦末矣。作者隨

意寫來。純任自然。大半不加雕琢。夫小說亦貴情節佳耳。句斟字酌。本非要著。紅樓夢細敘家常。三國志文辭淺顯。此篇頗有神似處。不可謂非傑構也。

跋一

雙雲記一書爲文友趙眠雲新著。情節哀豔而屈折。文筆蒼勁而駘蕩。是言情小說中有數文章也。書中所紀悉真實情事。非嚮壁虛構者。比彌覺可珍也。海虞徐枕亞跋。

跋二

盟弟趙子眠雲之草此雙雲記也。余旣一一讀之矣。讀竟冥然以思。慨然以歎。乃復瞿然以興曰。甚矣。眠雲之有心世道也。眠雲近所交游者多名流。益友而尤喜親就老成之士。其所見之不同於流俗。不亦宜乎。甚矣。眠雲之有心世道也。夫以文字爲立言之用。近世久不講矣。撰述者大抵揣摩世人之心理。而爲之甚。且陷人於罪惡。墮己之道德。一切不恤。而方且自詡以爲能。

此所以流而忘返日益卑下也昔者有志之士往往以培植人心扶翼世教爲己任故發爲文字必思有益於人卽小以見大卽近以見遠因一二事而悟及千萬事因一二入而諷厲千萬人無他所以致其愛也眠雲此書叙述雙雲小小兒女之情耳然而其言情之處已不同靡靡之音矧乎旁見側出之語之足以諷世而砭俗者又如排沙檢金往往見寶乎一粒粟可藏世界殆有絕大法力在乎有識者當不河漢余言也五色舍利歸藏日逸梅鄭

際雲跋於紙帳銅瓶室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出版

言情小說雙雲記

全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不
必
翻
版
所
有
權
五
卅

著作 評註者
校正者 海虞吳雙熱
出版者 吳門鄭逸梅
發行者 集成圖書館
印刷者 莫釐俞幼甫
分售處 上海圖書館
本外埠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里對面五〇七號 上海四馬路畫錦

上海圖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4712B

